

宣講彙編

卷四

風陵文庫

文庫19

F156

4









和順化人

開縣馬雪堂娶妻章氏二人性情溫柔自幼孝順喜聽善書作善事夫婦相親相敬遇事商量互相勸勉真是難得其父母性偏惡其厥爲而馬生夫婦越加敬重孝行甚多姑卽一二件言之每日早起馬生夫婦必問安雖三伏天氣馬生問安必戴涼帽着套服章氏必先安縮凡有飲食必思念父母雖是菜羹之細父母未嘗新馬生夫婦決不先食當飲食之時父母呼喚如吞之不及就急忙吐了答應其答應之聲低聲下氣臉上一派和悅顏色從未高聲大氣黑臉噉嘴不但如此於父母前並未搔過癢咳唾吐過口



水擠過鼻脂，世人皆謂小小儀節不足挂齒，而不知要有至愛至敬之心，方能做出此種敬意。這是他夫婦盡孝和順處。馬生無兄弟，只有姊妹三人。大姐嫁在龔家，二姐嫁在徐家，三妹嫁在周家。家物均富足，其母俱深愛之，未免太過分。常說兒也是一樣女也是一樣，不顧兒的家物繁促，每年凡他家所有的銀錢穀米、山糧布帛、猪羊雞鴨等物，概行要四股均分。兒占一股，三個女各占一股。馬生夫婦俱順母意，不敢違命。分了三年，初無怨言。第四年，家族知道於理不合，不依此事，共說誰無姊妹，倘使此風一開，誰個還肯養女？又說兒女本是一樣，未必不當顧惜。但他生來各有分內田地，如何還要分娘家財物？況你三個女的家物比你兒的家

物還好些。如果貧窮無奈，無妨分給衣食。況你兒家物現在緊促，還要這樣所為，豈不把你的兒害了？眾族皆以此理責備馬生之母。母雖止而不分，其心終覺不安。一夕，章氏謂夫曰：貧富原有命定，命裏有終自有命裏無。終歸無妻，窺母意分物之事，口雖未言，心常挂欠。妻欲瞞過眾族，暗暗分了，發賣成銀，私送三個姐妹，以安母心。夫君以為何如？馬生連聲叫好。少頃想起世情，嘆氣一聲。章氏云：夫君有吝惜心。馬生曰：無有。章氏又問道：夫君有怨母心。馬生曰：不敢。章氏又問道：夫君嘆氣為何？馬生曰：吾母未生賢妻，賢妻猶不怕窮，有安慰母心之意，難道為夫於母有罔極之恩，詎不曉得報答，還敢吝惜錢物，而怨母親嗎？我無是心。賢妻不必過



宣講彙編 卷四 和順化人  
慮先時我嘆氣者因見我妻這樣賢孝不覺想到世間的忤逆婦  
每爲姑姊透漏錢物與婆婆角孽只知顧惜兒孫全不顧自己的  
罪惡何其這樣愚蠢不覺嘆氣耳這是他夫婦愛姊妹以安母心  
如此父母其順矣乎你看孝友的夫婦做出者種大德來何爲大  
德他夫婦商量勸勉於姊妹前分財讓產絕無一个違拗豈不是  
夫和妻順便是行善積德的門戶了嗎此按下不表再說他有个  
庚兄姓黃別號立堂庚嫂花氏兩夫婦時常角孽每次角孽之後  
半月不說話馬生作好和歌一篇請庚嫂夫婦來家閒耍黃立堂  
見馬生夫婦相敬如賓不覺感悟有自悔之心問曰庚弟真有家  
庭之樂但不知以何教法而得此也馬生謙讓曰弟夫婦能相容

者得力在一篇歌詞互相勸勉而已立堂曰有甚好歌詞何不讀  
來以教我馬生曰恐不堪入高明之耳立堂再三求教馬生乃取  
而讀云歌世間夫婦不和好皆因男婦心煩惱男子心煩惱見婦  
人有一句話兒不乖巧他當時心火冒便要亂訣亂吵婦人家器  
量小必定要說長道短把他的苦情表自此夫婦不和睦皆是男  
子心煩惱從今後要和好男子還須要忍倒婦人心煩惱見男子  
有一句話兒說差了他當時心火冒也要鬪說鬪吵男子漢有家  
教又豈肯倒綱敗紀把他的志氣掃自是夫妻不和好都是婦人  
心煩惱從今後要和好婦人更須先忍倒婦人能忍倒婦人之心  
不煩惱男子能忍倒男子之心不煩惱你莫向我惡我莫向你吵



相敬如賓如客相愛如珍如寶家庭中無論有甚麼事兒到你也不要聲我也不要傲兩夫婦輕言細語商商量量去爲了這般和好夫也不惹氣妻也不心焦天天日日快快活活樂逍遙兒女有榜樣外人又稱表天地祖宗共相保你看這好耶不好縱然是活路多受的苦兒不少到底夫妻們也得過個快活日子無憂無惱若不然你要講躁我要講傲沾不動一句話兒便鬪吵夫也惹氣妻也心焦天天日日受煩惱兒女看壞樣外人賤如草天地祖宗心不保事已做了苦又受了到底還沒得一個好仔細思想仔細計較夫妻們還是忍讓爲高和氣爲寶馬生詠罷此歌來一小女說道同年母說他未聽明白請爺再唸一到馬生又朗聲歌誦一

遍歌畢小女又來說道同年母說請爺把這歌抄寫一張與他帶回去馬生將歌抄寫付與黃立堂帶回夫婦歸家俱懷和好之意其妻花氏請夫將歌再唸黃立堂又唸一遍花氏說道我們夫妻如馬庚弟夫婦那樣好合好耶不好黃立堂說妻說好耶不好花氏說道妻說好得很夫君說好耶不好黃立堂云我說也好得很花氏說奴夫婦二人俱說好我們自今以後都學他二人那樣好才好黃立堂見花氏有改過之意他又不自已認錯皆由無人開導引他便做個責己愧妻向花氏言說我們夫妻不和皆是我妄逞男子之勢押着賢妻故爾賢妻心才不服從今以後我也不向你惡你也莫向我吵好也不好花氏便說我們夫妻不和並不是



夫君逞勢押奴皆是奴不知從夫之道才使夫君着怒發氣自今以後奴再不向夫吵鬧第五日花氏做事撥煩就出怨夫之言黃立堂唸歌曰事已做了苦又受了到底還沒得一个好快快忍倒快快忍倒花氏聞夫唸歌笑曰奴錯了願忍倒夫君寬懷莫煩惱黃立堂說賢妻這樣聰明出口成章自此以後賢妻必然忍得倒的但恐為夫不能忍耐倘是煩惱賢妻還要提醒切莫跟我煩惱花氏又說道夫就向奴惡奴不向夫吵自是黃立堂夫妻永無煩惱亦如馬生夫婦相敬如賓此馬生夫婦和氣感人如此後有隣人病死還陽云見冥府馬生夫婦和好所錄歌詞勸人簿上盡是金字定獲美報不待言矣可見盛德之事人仰神欽凡事先要自己做出榜樣然後以身化人人自易化如馬雪堂夫婦可為千古夫婦和順的模範人其法焉可

規賭全貞

本朝乾隆年間江南宣城縣有一秀士姓陸名鑑明家下富足父亡母存娶妻焦氏才學兼全性極賢孝夫婦和好膝下一子亦極聰俊不料鑑明不能端品被人引壞嫖賭洋煙不顧身家數年將家業耗散衣食無措不知改悔伊母規戒置若罔聞焦氏無奈只得婉言相勸伊不惟不聽反加打罵焦氏復跪夫前遂流泣道詞夫君息怒聽妻嘆細聽為妻說的端說甚麼身為士子讀黃卷就該立志把桂攀未必個個都想做官嗎公婆為夫苦修善無非望夫光門前難道我未年紀青青身遊泮好本算有志好兒男我今已入了學得志嗎還要怎麼夫君倘若苦讀無怠玩桂枝高攀有何難好者要命命運好歹各修煉好才能



為何丟書把賭貪賭錢心甘意願莫謂賭錢無過犯辱門敗戶迷

魂丹怎麼是迷魂丹多少精神都耗散敗壞品行身不端恁你銀錢千萬

貫都能一二輪得完我肯信也有不信但看賭錢漢成羣結黨實

難堪那些衣帽不周愛假戰不怕王法不怕天見人騾馬就貪戀

圖謀到手心才甘見人財物眼皮淺如何鈎來把梢翻不怕喪德

心術亂只想剝狗將人牽依你者說來我們盡在套毛子全不顧臉那個賭錢肯顧臉

有時輸急事難言不顧父母無養膳不顧衣食賣田園留着妻兒

受下賤你看羞慚不羞慚未必嫖賭的個個妻兒都下賤嗎我總不肯信好話說了千千

萬夫君不信也枉然未必你婦人家比我還不能幹些夫君呀你到嫖賭要能幹那管

一家受飢寒妻子凍餓都還淡婆婆怎受者熬煎一出門去幾月

半家中莫吃又莫穿那裏來的苦妻紡績做鞋面燉湯煮粥過

三餐不念妻苦把兒念不看嬌兒看高年妻本愚蠢無識見夫君

讀書是生員為妻苦勸無別願總望夫君把善遷陸鑑明聽得

者番言詞誑妻說道嫖賭洋煙戒到要戒但我的賭賬未能除清

只要贏來把賬開消了我就不賭焦氏見夫說要戒賭喜出望外

向夫道夫君倘若真心戒賭何必要去贏來開賬妻會想方陸生

道祇要把賬開完下次再賭斷脚斷手焦氏聞之寬慰道不賭就

是說甚麼斷手陸生又道非盟誓不能自禁焦氏信以為真遂將

釵環衣物一概賣盡付給賭賬誰知被夫所誑而賭與烟猶不能

戒焦氏見夫如此束手無策婆媳母子晝夜泣號無法可解不題



却說陸鑑明搞得罄盡廉恥不顧見人吃烟厚起臉皮去搓松香見人賭錢去抱膀子即被人咒罵均甘受不辭忽一日有劣棍臧二八見陸焦氏人才殊絕欲謀姦淫無由得遂於是出錢一百串邀陸鑑明朋賭先立文憑有錢給錢無錢將妻作抵是夜陸生輸錢八十串無錢開消眾人追逼莫法自立賣約願將已妻作抵永無。次日儘管接人焦氏在家聞之想道夫君做出者樣事來怎麼原來好馬不配雙鞍烈女豈嫁二夫今日改嫁不能不嫁不得。感不已只得將婆婆與小兒送睡後想到痛切不覺悲聲大放曰。焦氏女坐草房自己。猛想起奴的夫做事慘傷你在外貪嫖賭到還快暢妻在家受。百般淒涼自幼兒在娘

家父母教養知三從和四德並未猖狂猶幸得過門來祖宗靈爽十七歲奴夫主身列膠庠那時節厭親戚把奴盼望奴只說夫發憤親顯名揚不料得翁命薄魂歸泉壤丟奴夫與老母家無主張因此上奴的夫年青蕩浪日眠花夜戀賭不務正行把一分大家業盡行飄蕩惹得那年適母淚濕衣裳苦爲奴晝績麻夜將花紡或熬羹或煮粥敬奉高堂並未曾將夫君貧窮怨嘆爲甚麼今日裏情絕義忘你把妻嫁賣了誰替孝養你把妻嫁賣後誰帶兒郎焦氏哭到此間忽驚動婆婆問道媳婦悲傷何來焦氏益嗚咽不能言稍頃乃答曰媳見姑老恐不能事奉於姑是以悲傷耳其姑驚曰奈何出此不祥之言焦氏復拭淚言曰媳福薄命淺自料住



世不久想姑恩未報不得不悲姑曰越是不成話了莫非與汝夫

有甚口角焦氏曰夫未歸那裡來的口角姑曰既如此各自安宿

不用亂說唉婆婆詞焦氏女忽聽得婆把話講低下頭不由奴心

口相商媳婦總是我兒不成材把你苦了想婆婆養兒子原無別望無非是接媳

婦孝敬高堂今日裡莫奈何境地不旺媳本是女流輩怎樣下場

為娘老了到是死但媳婦年青只要你夫回心自有結局的時為媳的本是那薄命氣象我婆婆

又何必過於徬徨年老人氣血衰休要勞攘怕的是染沉痾病入

膏盲媳婦兒你苦甚就心於我到底為甚麼事唉要將媳賣與人以開賭賬唉者个

着急將媳生方將你生甚麼方何不對娘直言要將媳賣與人以開賭賬奴才好

很的心媳婦兒你莫誤聽人言罷呢呀婆婆約十四來接人眾口昭彰唉活活惡死我

你請請婆婆放寬懷息氣靜養又聽得小嬌兒聲聲哭娘轉面來將

嬌兒忙抱懷上叫一聲娘的兒你要在行年輕人要聽說切莫性

犖你啼哭不打緊娘心慘傷媽呀肚子餓得見呀你不說為娘的難道未

想莫奈何家無有穀米錢糧年邁婆者幾日餓得不像怕的是小

嬌兒命不久長見乖些睡莫啼哭迨娘酌量只好去昏碗水與兒

充腸媽呀是水我不吃呢呀兒你肚饑娘者裏無法可想兒暫把者清水快

用口嘗吃媽呀水不飽既不吃就莫哭穩睡床帳免驚動白髮祖珠淚汪

汪兒長大切莫忘娘者情狀到後來娘墳前多燒紙香媽呀你又未死

要燒自古道生與死原未可量母子們怕不久相隔陰陽媽死了兒

人高堂上有婆婆還可依傍兒的父是文學身列膠庠只要說不



嫖賭立志高尚，娘縱死九泉下也是無妨。媽呀，怎麼句娘並非將

性命自投羅網，皆因是你爹爹心很性狠。媽呀，爹爹那他將娘估

出嫁去抵賭賬。者就是爹，爹不仁了娘命苦說甚麼，夫也不良。媽去不娘不

去你爹爹，必定怨嚷娘嫁去丟婆婆，又丟兒郎者，一陣不由娘哭

破喉噪，痛心兒，你怎麼寤寐不遑。兒睡了，怕媽你去睡莫把娘時

刻，耽望娘者裏，不過是嗟叙家常。媽呀，莫兒痛娘，娘哭兒，刀劍五

臟，傷心淚，勝過那雨洒瀟湘。死才好焦氏哭到此間，見兒不睡，無計可

施，只得將兒誑睡待姑安寢已畢，私想嘆曰：婦人貴乎守節，今夫

不諒予心，將子售賣，是祇知重錢，不知重義，予雖係女流，頗明大

義，豈肯失身而為禽獸之行乎？與其生而受辱，曷若死之為愈也。

但死要死得分明，使人知我是名節，庶不虛此一死。於是向篋

中取出紙筆，將他心思吟成詩句，握管在手，想道：我自適他家來，

就受貧苦，今日就是者樣的下場，卽以此意吟詩。識的少風雨淒

淒，淚暗傷，鶉衣不耐五更涼，揮毫欲寫衷腸事，提起心頭痛斷腸。

是時耳邊只聽風吹庭竹，心中悽楚之情不覺益甚，又見燈花蕊

發，想到今宵是我永訣之期，難道你也要來送別麼？遂吟詩曰：

風吹庭竹舞喧譁，百轉憂思祇自嗟，燈蕊不知人永訣，今宵猶結

一枝花。又想道：女生外向原是苦命，但我的命比別人就苦到

十分了，卽吟詩曰：獨坐茅簷積憾多，平生莫奈命如何，世間多

少裙釵女，偏我微軀受折磨。又想我與陸生結髮，夫妻業已數



載今日兩下分飛，難道就毫無一點意念贈他，但此時心緒繚亂，也想不出甚麼物件來，就將我今夜拭淚的羅巾留下，聊表我們結髮之情。又吟詩曰：人生薄命是紅顏，我不紅顏命亦艱。留下青絲巾一幅，給郎歸看淚痕斑。又想我今日身死全爲丈夫賭博，看來者賭博二字，就算是我的勾魂票子，提起心傷，想來恨事也將他吟詩曰：誰人設此迷魂陣，籠絡兒夫暮作朝。身倦囊空歸臥後，夢中猶是亂呼么。又想我今後到把塵念斷了，特是姑老子幼，又怎樣的度日事，已至此爲之奈何，哭了一陣，又想了陣，只得焚香告天，懇祈默佑兒夫改悔，也好使他祖孫稍稍有個生活。焚香畢，遂提筆吟曰：焚香寶篆告蒼天，默佑兒夫性早還。

菽水奉親書教子，妾歸泉下也安然。尾書云：妾所望於夫者，千萬在此，幸願良人不負泉下之託，感甚感甚。此時又想到他姑的身上，以他平日不曾與姑相離，今日拋姑而死，他姑定然是要悲傷的，爲人之媳，不能養親以終，而使親悲已之死，於心安乎。然此時也是沒法了，只得慰以詩曰：滄海桑田猶變遷，人生百歲亦歸泉。高堂白髮多珍重，切莫悲傷握暮年。此時又想起他的兒子，尙在襁抱，今日把他拋丟，者條腸兒如何割得斷，沉吟了半晌，又哭泣了半晌，遂起身來在床上把他的兒子看了，又看說道：兒呀，娘把你丟去了，你醒來之時，切莫要來叫，你那忍心的娘，哭你那忍心的媽，你若是要來叫，要來哭，你也傷心，你娘死在九泉之下。



比兒還要傷心遂將此意又吟詩曰 調和琴瑟冀相依妾命如  
絲旦夕非獨有一莊難忍事床頭幼子守孤幃 又想我與陸郎  
夫妻雙雙好似梁上的燕子原望相倚相飛不料半途折散永不  
相隨命也奈何奈何即吟詩曰 暗啟柴扉只自知奴身視死直  
如歸傷心更有呢喃燕來日窗前各自飛 又想人生一世猶如  
花開一春眾皆爭艷呈芳獨我一枝零落能不令人增慨然我非  
甘願零落為全貞節不得不如此也乃作詩曰 為人豈不惜餘  
生妾惜餘生恐損貞今日懸梁永別去他年冥府叙幽情 題畢  
將詩封好放入懷中即忙啟戶來在桑陰之下解下繩來自縊身  
亡正是 月色昏黃風露寒柴扉暗啟碎心肝今朝無限傷情事

恐到黃泉更覺難 又有詩以慰貞魂云 生固堪傷死莫傷痴  
情識破即須忘為全大義歸泉壤贏得貞名萬古香 是時夜靜  
更深無人知覺直待鷄鳴天曉其子醒來叫娘不應便啼哭起來  
姑即時驚起去到房中只見門是半開四下無人忙出戶尋之找  
到籬邊桑樹之下只見直條條的掛在樹上遂大喊一聲駭倒在  
地驚動隣人都來相視見其已死忙報與陸鑑明知道鑑明跑回  
家來見妻自縊遂揣想者尋死的原故莫非知道我賣他的情由  
然既已身死也是無可挽回 人死如燈滅好似湯撥雪  
若要還魂轉海裏撈明月 只得去到  
焦家說一個信息焦氏的父母聞得者個凶信哭哭啼啼的隨後  
便至行到半路聽得路上的人都說在陸鑑明不該把妻賣與臧



二八活活逼死一個貞婦實在令人可憐焦氏的父母得了者個信兒來家看明卽赴縣報案縣官見是命案卽到尸厥詳驗命人將尸抬在案前方欲脫衣檢驗見懷中詩稿呈之縣主縣主看了者永訣詩章不覺垂淚曰焦氏身死不怨猶惓惓有夫妻母子之至愛可謂貞而賢者也遂吩咐不用檢驗就將此詩與他定案罷了喚陸鑑明來責令供出賭博的情由縣主將陸鑑明帶回衙去拘挈臧二八並及黃新赫同賭人等均繫於獄卽將此案及焦氏之詩呈於各憲議奏上聞奉旨旌獎與陸焦氏建立牌坊修理節孝祠隆以祀典闡揚教女之善旌表節孝之苦以爲天下後世之無貞失節者勉犯生陸鑑明不守臥碑蕩產不孝濫賭志義致母

失俸逼妻殞命革去衣頂例應大辟姑念母孀子幼挖去一目斬去八指看守祠堂課讀幼子以養老母將<sub>刊詩</sub>石以誌其節至於臧二八串賭奪妻事雖未成悞傷節烈例該充軍朋賭黃新赫等田產銀錢悉罰入節孝祠中註冊以作春秋供獻厥後陸鑑明回節孝祠痛苦難過悔心作論勸衆道陸鑑明肯了時自悔不轉尊一聲諸君子細聽我言想當初家富足誰不稱羨十七歲入黌門望中三元因爲是爹爹死自作下賤不憤志求功名去把桂攀朝日裡交淫朋不尋正幹貪嫖賭頑洋煙浪費銀錢把一分大家業被我搞濫堂上的年邁母受盡熨煎焦氏妻他也曾苦口相勸無非望改心田免後作難那時節迷心性全無忌憚誑我妻賣衣服



又賣釵環，臧二八套我賭，輸錢百串，無銀錢估嫁妻，大禍接連，捱板子坐禁監，都還得淡到今朝，挖了目，又斬指尖，我的妻，節孝祠到還體面，可憐我遭報應，日夜胆寒，傷痕重痛，不過長吁短嘆，怕的是今日裡，有命難全，勸賭哥和賭官，早把心變，切莫學陸鑑明，顯報森嚴，爲士農爲工商，各務正件，富與貴，貧與賤，各培心田，有兒孫，賢不肖，俱當照管，也免得惹禍患，玷辱祖先，盡忠孝和節義，皇天默着，作非爲犯王法，天不容焉，若不信，勸眾位請把我看者，就是現眼報，慘不慘然，陸鑑明遭報悔過，勸人雖切，奈回心已遲，挽之不及，受盡苦楚而死，鄉黨誰不咒罵，士子不端品行，遭者報應，猶嫌太輕，嗟下孤子，雖在祠奉祀，亦碌碌無所長短，倘非其

母節孝一脈，亦難存活矣。至臧二人

等串賭壞節發遠邊充軍田產悉抄入節孝祠賭錢又何

益哉從者案看來若論士農師均當各立品行切勿蹈陸鑑明之程因賭缺養逼妻殞命自貽伊戚爲可嘆也人盍鑒諸

### 借狗勸夫

昔趙家庄有兩兄弟，兄名趙孟，弟名趙仲，孟性狡詐，仲性忠樸，孟素不友愛，聽其孫錢二友刁使，將弟趕出，幫人營工，孟妻張氏甚賢淑，每勸丈夫不聽，心生一計，欲使丈夫回心，預先辦就一碗三盤酒菜，甚希奇，一盤是連枝毛豆，二盤未去腳的豆芽，三盤藕合蓮蓬，一碗是艾葉清湯，一壺酒，請夫消夜，夫怪而問之，先問此酒甚淡，妻曰：此酒名爲仁義酒，多吃也可，少吃也可，比不得火酒性燥，燥則生亂，多失和氣，隱隱有勸夫和睦兄弟的意，孟又問這盤



毛豆爲何連枝帶管妻曰此名連枝菜你看那豆子顆顆都從一枝結來的譬如人身上兩手兩足成全四肢你我夫妻吃了才知道那豆子是同氣連枝的這些話借毛豆來勸丈夫使他曉得兄弟是同氣連枝的意趙孟又問這豆芽一盤爲甚又不去腳妻曰此名爲有腳菜譬如一個人手足俱全若無手足何以爲人世上有不顧手足的人才去了足你我夫妻怎比那不顧手足的人嗎者些話是借豆芽勸丈夫要知兄弟如手足意又問者盤藕怎麼又放些蓮蓬在內有甚麼味妻曰藕生於泥蓮生於藕若無此藕蓮從何來比如你們男子那個在外無朋誰个家中無偶如今世道淺薄人倫顛倒每每重的是朋輕的是偶爲妻故將蓮蓬與藕和做一盤夫君吃了看還是朋味好還是偶味好列位者些話明將蓮比孫錢二人將藕比兄弟隱隱勸丈夫疎孫錢友愛兄弟的意孟又問者碗湯好好的爲何又放幾片艾葉在內妻又曰此湯名爲親愛湯能令人吃了縱然有不親愛處也知道親愛了者些話又是借艾葉湯勸丈夫要親愛兄弟的意時趙孟與妻把酒菜談論多陣孟也知道妻是借端勸已不便發怒說道話也說多了酒菜也冷了各自去睡其妻思想以隱語相勸恐未驚心又何妨明言直勸設若夫君回了心弟兄亦和睦一則公婆在九泉之下也喜歡二來又不惹外人恥笑有何不美便道酒菜雖冷待妻熱來無妨再飲幾鍾嘆嘆家常於是夫妻再飲妻低聲下氣將夫苦



勸一番說就是還要未開言在席前先把罪告個甚麼子派頭尊一聲我夫

君細聽根苗不料得二公婆去世得早丟奴夫與二叔兄弟同胞

有兄弟就是奴夫君命好呼要分一半田地房又何可竟把他趕

出荒郊非我不仁你逼他去幫人所謂那道理討得呢論幫人任

使喚多受苦勞他一天吃人三頓茶飯做點活路知到的道說他

兄弟不好不知的反說是奴把你刁我最是聽不聽者段情為妻的

都且不表你還有甚麼為甚麼把孫錢親如漆膠他二人與我是

一上街不吃酒便把茶泡直吃到口落西才回故郊吃茶吃酒都

兄弟視若草茅是他自己常言道好朋友終難久靠我的朋友

個比打虎還是要自家同胞空話莫說多了你不愛妻將古細對

你表你會講古我後漢時有一人名叫薛包他待那後母弟恩高

義好讓田產敦友愛萬古名標他好他的有陳邠素欺弟遭了惡

報皆因是信朋友自把禍招那是愛積私你趙家有一個弟養兄

嫂是那哥哥叫趙彥雲弟名彥霄我趙家前輩到有者個好

將來者古今報應不少天爺只怕管勸夫君總要走好路一條我

點錯別的事為妻的不敢計較不敢你總望夫疎朋友親愛同胞

趙孟聽得不耐煩反將妻子辱罵一陣張氏見夫發氣遂不敢言

而勸夫之意終在那一日趙孟趕場去了家有老狗害病將死遂

觸景生情候氣將絕而殺之穿以衣服裝扮如人丟放後茵正是



安排打虎牢籠計，準備金鈎釣海鯨。時天色已晚，只有昏昏夜白，候夫歸家，假以人命，慌慌張張告之。趙孟走去一瞧，果見一人倒地，隱隱有血跡，驚惶無措，問妻如何是好。妻叫去請孫錢二人商議，誰知着人去呼孫錢，口裡應允來，連催幾次，畏累不來。正是有茶有酒多兄弟，急難何曾見一人。妻又叫他親自去喊兄弟，只說家裡有事，等夫喊弟去了。張氏將篋席裹定，將狗身暗襯重物，綁捆亭亭妥妥，果弟一喊即來。他兩弟兄悄悄抬去埋了。妻又治酒相待，安慰兄弟，勸勉丈夫一番。趙孟猛然醒悟，於是弟兄和好。遂疎孫錢，那孫錢見趙孟斷絕往來，心懷不忿。那日喊起說趙孟一場命案，你私隱匿了，遂以人命告官。官批准起馬相驗，却是一狗。

官大怒，問以誑報之罪。孫錢稟稱係趙孟親自對小人說的，連喊小人數次，小人怕受牽連，是夜埋去，想人命關天，關地不敢不報。才來稟明，實不知是人是狗，要問趙孟方知。官又問趙孟對亦不知是人是狗，要問小人的妻便知。官即喚張氏到案，問其緣故。張氏上前跪訴道：「尊一聲大老爺，容奴細稟聽民婦說這狗一段案情。」你從直說來皆因是我丈夫心術不正，是那些不是處把一個親兄弟趕出門庭，者就不是了，把親兄弟無故趕出其中必有刁使之人者件事是孫錢朝日引誘刁丈夫把二叔當做仇人，是孫錢兩個狗奴才唆事，你就該勸倒嗎我也曾苦口勸怎奈不聽，莫奈何做一個袖裏藏針，何為袖裏藏針悄悄的殺一狗把衣穿定，無故殺狗，做甚麼哄丈夫回家來，只說是人，你丈夫去看了未曾呢夫歸家到

宣講彙編 卷四 借狗勸夫



茵中即去看問他曉不曉得是狗嗎他不能辨其假真先用手摸着

衣鮮血滾滾後一摸無腦壳好不驚人又便嚇忙了他去把孫錢

相請他二人來他生怕人命案拖累受刑他二人既不來你太爺

呀勸丈夫快去把兄弟請請我二叔一聽得急速回程夫去時用

篋席將狗裹定預先將狗恐怕他知真偽畫虎不成婦人家有者

女中他弟兄抬之在荒郊野境埋過後並不知其中情因從今後

他弟兄依舊和順把孫錢二朋友疎而不親者種無義之他二人

暗地裡心懷不忿才驚動大老爺玉駕親臨昨不錯那兩個狗奴

來懷恨報案本縣駝是狗見你丈夫不與他往者是你借端勸丈夫之故

大老爺果算得清水明鏡上致君下澤

民世代公卿 太爺當堂獎譽趙孟之婦將孫錢二人各杖一百

柳號兩月示眾又將此事申文 朝廷恩賜旌表和順友愛坊萬

古流名 後儒贊以詩曰屠狗勸夫計最高全憑趙婦把心操從

茲兄弟敦和睦留得聲名萬古標奉勸世之為婦女者恐遇丈夫

不和兄弟不必拘定殺狗相勸總要多方婉言勸轉和好方為賢也

跪門受譴

安岳縣郭文舉妻陳氏弟兄三人兄文遠妻萬氏弟文華妻胡氏

父早亡母居孀弟兄為農不料陳氏不賢兼之文舉拙樸陳氏更

不歡喜過門一年就鬧分家怎奈他丈夫忠樸屢次刁唆不起陳

氏每仗娘家發財凌辱丈夫一日該陳氏煮飯就叫丈夫與他燒

早火他夫不起來他就冒火起來將衣穿起去扯丈夫他夫睡在



夢裡未曾提防，竟被他扯下床來，將腰跌傷，勉強掙起，想去打他。詳知陳氏先打起來了，兩口子從歇房打到灶房，陳氏性發，將鍋盆碗盞盡行打爛。丈夫見他克惡，得很各自出去了。他婆婆夢中驚醒，聽見吵鬧，來至灶房一看，只見鍋盆碗盞打得粉碎，就罵媳婦太不是的。清早你兩口子為甚麼事，把鍋都打爛了？况今天又請得有人栽秧，又怎麼下場？陳氏見婆婆罵他，遂惡言對答。婆婆不必來罵我，細聽媳婦把話說。鍋都打爛了，還有甚麼話說。自從來在你家坐，未有那天得快活。曉不得你們一個三天飯都是為娘分了的，未必靠你一人嗎。嫂嫂弟媳打打夥，欺我一人各顧各。你會為人，幫了他們不愛幫你。今早叫他燒早火，假裝軒來睡着。可憐你丈夫一天累到黑，拖他下床也不錯，他就與我怎麼你還要他燒早火呢。

動手脚，你這話我不信，那回不，灶上之鍋我打破，該也不得宰腦。曉這個牢房不愛坐，這碗牢飯不愛哈背。時媒人眼瞎，破害得老娘無下落，養兒不教，害了我，還來這裡把話說。他婆婆見他這番言語，只得吞聲忍氣，各自去了。陳氏婦也到房中去睡了。就不起來，他兒長見此情景，忙去鄰家借口鍋來，命他嫂嫂煮飯，才做活路去了。又一日，陳氏叫他丈夫與他洗衣裳，他丈夫不洗，就往外走。他就扯着他丈夫的辮子，扯轉來洗，被他嫂嫂看見，笑他云：未見二叔這樣懦弱，又不是洗裹腳，是我把一陣就洗完了。陳氏聽見，就說嫂嫂譏誚他，遂與嫂嫂大罵一場。多嘴婆娘要亂嘆，譏誚老娘理不端，我叫我的男子漢與你婆娘屁相干，無故要來



說長短你們叔嫂想通姦，老娘閑事你休管，不消搭醋又添鹽。他嫂說你這個賤婆娘，方才我與二叔說笑，關你甚麼事？你才不要臉。陳氏應道：我到要臉，那娼婦婆娘不要臉，嫂嫂說你這種人，我不與你講，各自去了。又一日，叫他丈夫挑糞，甚麼是挑糞？硬是到尿桶，他丈夫不去，他就扭倒耳朵，說尿桶滿了，你去看。他丈夫莫奈何，只得與他担去淋菜。他隨到園中，見弟媳一塊黃瓜，結得甚多，又長，他就眼淺皮薄，把黃瓜盡行摘去。弟媳看見，不好說得，只得回來，私對婆婆說。知不料他在房中聽見，跑出門來，與弟媳大罵一場。陳氏罵道：開口便把賤人罵，你今賴我偷黃瓜，那回犯在你名下，你憑那個把脏拏嚼兒嚼？女說空話，婆婆面前把嘴

誇陳家姑娘訪問吓，駭死你屋二爹媽，漫說黃瓜不值價，金銀送我也懶拏。平白誣人罪，該剗不信與你兩耳巴。我今不看婆面下，老娘與你一拳摔。弟媳說我的黃瓜，你摘都摘得，我說都說不得。老實你是一個母老虎，陳氏說放你娘的狗屁。我摘你的黃瓜，你當時怎不叫人捉倒他？婆婆將弟媳勸開，婆婆想道：這個媳婦今日不尋這個吵，明日就尋那個鬧，一家人都不和氣了。遂與長子文遠商議，不如將家分了，不管他的。文遠說：分了也好，免得母親惡氣。於是請親戚到家，將田土分開。這陳氏越發凶惡，分了家，由他管，把丈夫當做請的人，都不如喂鷄鴨，數十個穀米踐踏，不計其數。一日，陳氏坐月生一個女，月內皆是丈夫服事，未到幾日



娃娃愛哭陳氏冒火將女丟在尿桶淹死無人敢說剛才滿月不幾天一日他父滿六十治大酒陳氏命丈夫辦抬盒二架吃酒祝壽文舉去在場上請兄幫辦他兄文遠說兄弟銀錢也緊辦那些做甚麼還不是花費了不如送錢二串乾折豈不好些文舉順兄之言將錢拏回陳氏一見就問辦的禮物他夫說拏錢乾折陳氏說放你娘的屁就進房去了可憐文舉上場歸家已過午時肚中飢餓只得自己燒火將飯煮熟正在吃飯陳氏出來將錢二串向丈夫劈面拋去文舉未曾隄防將碗打落在地錢串一斷撒一大坩陳氏抓着丈夫一架打起他婆婆聽見忙走至灶房看見陳氏扭着丈夫不放他婆婆只得來扯陳氏見婆婆來扯就將丈夫一口咬穿四牙鮮血長流文舉邊哭邊走出外去了婆婆也各走了陳氏吵一个半天遂去睡倒他兄長回來聽說遂叫兄弟明日酒也不消去吃請个醫生將你手醫好才是及到明日無人睬他陳氏起來一路息氣去了他父母見女兒回家這般模樣也曉得他夫婦又是吵嘴不問來由用好言安慰一番陳氏看見親戚齊齊整整想起也急遂裝病去睡到午時賓客將要坐席陳氏唾夢之中見一人手執金鞭皂衣皂服把陳氏打一鞭陳氏哎喲一聲遂顛起來了直跑在堂中將棹上禮物盡行推下跳上棹子坐倒口說不好了報應到了只說這兩句話就不說了親戚朋友駭得面如土色不到半時陳氏又哎喲一聲說這皂衣人又打我一鞭跌



倒在地頭髮也散了遂扒起來走至大門雙膝跪下人人扯不起  
來話也不說父母親戚無計可施內有一人名艾子謙係陳老  
婦的外姪此人是个宣講生心內暗想此必是受譴遂向親戚  
道這个毛病我醫得倒眾人說你會醫怎麼醫法請說明好照  
醫治子謙曰我也無別醫法要淨茶一瓶香燭一堂茶食四盤擺  
在灶神位前默祝灶君陳氏平素積惡犯戒得罪灶君謹責於他  
望菩薩今日當着眾人使他開口將平日所作罪惡錄成歌文生  
等在外宣講以好拏來勸人祝畢遂走到門外向陳氏說道郭陳  
氏你得罪灶君今遭神譴將你平日的過惡一一說出神聖自然  
寬恕於你子謙遂拏紙筆墨硯候陳氏說一句寫一句陳氏訴道

咏氏女跪門前珠泪長吊尊一聲眾親戚細聽根苗你有話我的

母他把我太慣勢了那些慣自幼兒在娘家少了訓教你母那些

孝公婆和妯娌全不知道敬灶君敬丈夫不曉分毫只怕你父母

每日裡只教我挑花繡草架字跡愛艷粧打扮妖嬈你父母從

道聖諭上說我的父全不信神道設教從未講那王章二十二條

你都未聽過你父親是个不信聖諭的人你今惜五穀溺兒女未曾聽教由我

日遭譴正是个不信聖諭的報應你的皮氣那到婆家把六戒都犯全了你實

的犇皮氣又傲又驕些驕傲又說因此上遭譴責觸怒神曹你把那觸

些很別人犯戒不過三條你六戒都犯完了好家伙又說因此上遭譴責觸怒神曹你把那觸

事照實說來這五戒暫留下我且不要你為甚麼單只說敬丈夫

第二一條你說在丈夫名下說丈夫平肩人不分大小把丈夫來

跪門受譴



欺壓如同兒曹就是平肩人也不可欺壓况是丈我只說我當家

我有才調你的好管得住男子漢女中英豪你野雞翎子但問管丈

夫如何曉不得到尿管有一回把丈夫耳朵揪倒你揪丈夫的耳為尿管他不到

惹我心焦他不到尿管揪他的耳朵不怕羞死人嗎有一回

擲辯子打架吵鬧又為甚麼擲為衣服他不洗就往外跑這洗衣服

婦人家事只有他的衣服該你洗怎麼你還要有一回為燒火他

不起早他不起早睡在床上拖下來跌斷了腰你丈夫腰膝跌

毛病有一回為洗碗他不聽教這洗碗也是小事他不在灶房打

一架不得開交你丈夫不洗碗都有一回捲丈夫背時倒灶你丈

時你背有一回映丈夫定要捱刀你丈夫捱刀這都是些微事都

還是小事完了這萬惡的事還是小為頭場辦壽禮大開一遭你叫

那些禮物又我叫他辦抬盒要買火炮這也是我我叫他裝壽麵要

買壽桃還不是些我我叫他縫壽衣要買靴帽曉不得你娘家哥嫂

不使你娘老子這就我我叫他買鷄子魚要合包還要愛這

臉面做空手回只拏得銅錢兩吊說乾折不要臉來吃酒穀銀錢

艱貴再辦些也是花費了拏兩吊乾折也一見得不由我七竅火

胃的好氣在灶房打一架不得開交你那灶房成了个打架的擂台

扯着手恨起心就用口咬你你會下咬一口四牙穿鮮血長漂難怪

大今天不來吃酒被你有婆婆來相勸亂鬧吵該聽你怎麼還

吵亂嫂嫂勸弟媳勸不聽分毫好的你怎麼又不聽呢由我吵由我



開無人管倒

實在沒有那

我丈夫顧手痛四處遠逃

你丈夫走了你又怎煞角

從早起吵到黑方才收找

我服你好精神

灶王爺看不過怒上眉

非怪灶王爺看不過連今天我吵到黑

今日裡來吃酒應該現

報對親戚來說出罪孽千條命人去請丈夫急速來到我還有幾

句話分附一遭

陳氏說罷仍然不語扯又扯不起來親戚商議

忙請人去趕他丈夫只說病急莫言其事他人來到家向他婆婆

說明婆婆曰他的毛病我是曉得的不是打痧就是氣病睡一天

就好了的多拜親翁親婆我兒的毛病沉重叫他回來看看來人

只得歸回將言語細說一篇陳老夫婦見女婿不來無計可施艾

子謙曰此事不難眾人言莫非你又會醫子謙曰勉強些眾曰又

便怎的子謙曰想郭家母子正在息氣邊怎麼還要他兒來此事

離不得陳公夫婦多備禮物親自去陪罪方可眾親多言是的陳

老想道本待要去有何面目見人若不去女又跪倒不起來想今

日又是我滿六十反來討些氣息夫婦正在兩難之間不覺吊下

淚來大哭一場父這一陣急得我咽喉無氣母這一陣急得我

把腳踏父這是我出報應才生此女母這是我嬌養女又怨誰的

在門前來跪倒挪他不起還要望灶神爺早把恩施說些話把我

的先人羞死我二老真真的淘盡氣力我今日滿六十諸親賀喜

惡壞人我的臉置於何地塵世上那一個不養兒女這場事到叫

我死了臉皮到如今急得我嘆聲噎氣勸親戚有兒女莫失規矩



這一陣我臉上，到不過意，皆因你慣是女，不得下席。這庄事想起來，都要怪你。眾戚云：事已如此，你二老也非是我夫妻們愛來扯皮。他早日不教訓，一味姑息，可憐我滿六十，反討惡氣。早知道是這樣，養女何益。今日裡，你同我一路前去接女婿，到家來看怎分施。二老哭畢，眾親戚勸解，即備兩乘轎子，多代禮物來到郭家。文遠見是親公親婆來到，忙接上堂，施禮畢，文遠開言道：今日親公六旬小姪未來祝壽候客，望其恕罪。陳公夫婦無顏也不回答。文遠見陳老自愧，只得到上房請母親出來。見禮畢，陳老便說小女昨日回家，忽然得病，甚急，特來請郭姑翁前去。郭母說你女兒病到不急，我兒的病還急些，遂叫文遠把兄弟背出來。陳老夫婦

一見手脾腫起碗口大，不覺慘然。他二老雙膝跪在郭母面前，將此事說明，望親家母開恩，不起郭母想起他女情形，總不要他兒去。文遠見陳老夫婦若大年紀，況今日又是六十之期，反來在我家搵頭作揖，心中不忍，遂將陳老夫婦請起，跪在母親面前勸道：雖是陳家女兒，却是我郭家媳婦，縱然少了教訓，也是我郭門不幸。望母親寬宏大量，叫兄弟前去，免得旁人議論。郭母方才依允，便說兒的兄弟手腫疼痛，得很，怎能行動。陳老夫婦言道：我步行轎子讓坐，於是一同來到陳家。眾親一見文舉那手腫如碗口大，無人不搖頭。艾子謙端了一把椅子，安在陳氏側邊，請郭文舉坐下。遂問陳氏道：郭陳氏，你丈夫來了，你有甚麼吩咐，你快說。陳氏



睜眼一看不覺下泪 見丈夫止不住淚如雨下尊一聲我的夫

細聽根芽你有話你妻子今日裡罪惡造大你有那些罪惡皆因是平日

裡把你欺押我是你欺悔不該那一回把你來打你才打一回你未打百十回

悔不該那一回映你的媽你光映我的媽我的悔不該咒罵你不

准應話悔不該押住你你不要當家氣當不得家悔不該使用你如

同牛馬我是你使悔不該映罵你要遭天殺你又不是悔不該在

灶房與你打架那一回不是你打悔不該尿桶裏淹死女娃那一

不曉得前日裡為辦這拍盒兩架未曾辦法你拏錢來乾折空手回

家本是一見冒起火便把臉駙你那天氣打一架把你手咬穿

四牙你看我手腫婆婆說嫂嫂勸我不聽話教你不聽因此上得罪了

灶王菩薩我原說灶王菩薩靈驗你不信多拜上我婆婆莫要欠望母親當想你

他望丈夫恕饒我莫把罪加你起來那個又拜上我嫂嫂莫怨奴

罷他也想你再拜上公弟媳莫忌過差他也想你想你想你回我的夫

要耐煩孝敬為大你妻子不能夠同你回家曉得回去勸世間

婦女們皮氣改罷莫學我陳氏婦罪遭天殺不敬夫論陽律也該

問剗到陰司上刀山還要捱父這丈夫理該敬報應不假將此歌

傳世上功德更加 陳氏哭罷恍見皂衣人手執金鞭劈背一下

七孔流血仆地而死眾親戚見之無不驚唬皆說真報應於是拏

信婆家他婆婆嫂嫂聞之皆言天殺亦不領陳氏之尸陳老將女

兒葬之請轎子一乘將女婿送回外備錢十二千拏去醫手此案

在安岳縣凡遠方婦女聞之人人寒心個個受戒遵從不怠可也

宣講彙編 卷四 跪門受譴



賢妾撫子

明朝洪武初年，懷遠縣有一將軍姓花名雲，娶妻郃氏，賢淑無比。過門十餘年，無有生育，勸夫納寵，雲不允。郃氏百般調停，始爲之娶妾孫氏，係儒家女，美而且賢，自適花雲，卽守分循禮，初無挾寵奪嫡，以小加大之事，所以嫡妾極其相得。誰知過門數載，亦不育而郃氏忽生一子，取名花煒，孫氏愛如掌上之珠，時常襁抱不置。未幾雲奉旨鎮守太平，郃氏孫氏同至任所，孰料關門家中坐禍，從天上來。時有逆匪陳有諒據任武昌，與金陵相近，探得太祖興兵北伐，花雲守太平，兵少糧缺，遂乘勢帥兵圍得水泄不通。花雲帥老弱殘兵與戰不利，乃脩書至帝所求救，救兵未至，而友諒攻

城益急，花雲知城難保，乃謂郃氏孫氏曰：吾受皇恩鎮守太平，與城共爲存亡，今救兵不至，吾豈坐以待斃，誓必出城決一死戰。倘有不測，遺下歲餘嬰兒，宗祀攸關，汝等當城破之時，須變作民婦同難民逃出，將此子保全以存花家祀。吾死亦瞑目。言畢，遂挺鎗躍馬而出，與友諒交戰，力盡被擒。友諒勸其降，花雲大罵曰：我堂堂男子，素篤忠貞，兵之勝負常也，事之成敗天也。旣已被擒，有死而已，欲我降逆賊而求活命，萬萬不能。友諒大怒，命三軍斬其首級，懸於高竿，大呼開城投降，免死，否則進城，寸草不留。城中人號泣，各自逃生。郃氏見勢如此，知城必破，乃以牲酒祭罷家廟，將花煒交於孫氏，哭道：詞耳聽城中亂紛紛，不由郃氏胆戰兢。懷



抱姣兒泪難忍尊聲賢妹聽分明賢姐不必悲啼有話請講可恨友諒不安分

無故與兵圍太平夫君與戰敗了陣帝所告急無救兵無奈夫纔

冒鋒刃領着殘兵與賊迎時纔衙役報凶信將軍被擒喪幽冥城

中無主哭聲震鑽穴踰牆悉逃生賊子將要把城進看看姊妹要

離分姐不必驚惶失措還須求一保生之計為姐一死不打緊難捨姣兒一歲零叫

聲賢妹忙抱定此是花家一苗根快快搯起休遲鈍裝扮民婦逃

出城能够保全孤兒命為姐九泉目也瞑同着出城逃難方可

本欲你我同逃透又道夫妻如一人將軍既已把忠盡為姐死節

也安心回頭又叫家人等雙膝下跪泪淋淋平常將軍待你們未

曾刻薄半毫分於今將軍廢了命爾等莫作負義人保全公子往

外逃夫妻陰靈也感恩囑咐已畢跳下井賊匪蜂湧進城門部

氏哭畢跳下枯井剛纔跳下賊匪斫開城門一湧而入孫氏救之

不及忙抱兒同難民逃出家人奔竄不知所往孫氏欲渡江逃難

奈身傍不曾帶得銀錢只得取下釵環覓一漁舟渡江方上舟時

忽遇亂軍奪舟孫氏見事不好將花燄緊緊抱住跳下水中誰知

吉人自有天相忽一木板浮至孫氏乃一手抱着嬰兒一手扯着

木板順水流下漂至一个沙堆上孫氏忙跃上岸見四面皆是葦

草人烟斷絕孫氏此時雖逃出性命却是孤單單的一个身赤條

條的一雙手抱着哭啼啼的一个兒穿也無有吃也無有上下左

右並無一人來往看來此處雖是一个生地却還是一條絕路不



禁傷心痛哭。孫氏女坐葦中，淚如雨點，哭一聲，花將軍死得慘然。想當日夫待妾，未曾輕賤，只說是受皇恩，永偕百年。那知道陳友諒狼心狗胆，無故的興人馬，擾亂不堪，據武昌。他心中猶未滿願，將太平復圍得鐵桶一般。我城中兵將少，糧又缺，欠不得已，脩奏摺，帝所求援。那知道數日間，救兵不見，夫只得帥殘兵，稱戈比干，開城門與友諒對壘交戰。一霎時，將夫首懸于高竿，郤氏姐只嚇得魂飛魄散，將嬰兒交於我，囑咐一番，咬牙關跳下井。霎時命喪。又聞聽人馬吼烏地黑天。那時奴本待要同把氣斷，又恐怕斷絕了花家香烟，不得已，抱姣兒出城逃難。眾家人被冲突各散一邊，奴只說覓漁舟，渡過河岸，剛上舟，又只見亂軍來前，奴見得事不好，閉着雙眼，跳下水，抱木板，浮至岸邊，趴上岸，只覺得葦草長滿，孤寂寂抱姣兒，且把身安，只可憐花燁兒，聲聲叫喚，兩母子周身上，那點是乾穿，無有吃無有好，不傷慘，真果是苦命人，一跌三崮。本欲想尋死路，早把氣斷，低頭看抱的是花家兒，男奴若死兒必定餓壞沙岸，鬼門關對夫姐，又有何顏。奴又想尋生路，將兒顧盼四下，裡是葦荻，拿甚來餐。離亂年前，無商後無旅店，好叫奴者一陣進退兩難。東一張西一望，無有主見，不得已，雙膝跪口叫皇天。天呀花將軍爲官時，忠心一片，爲甚麼到於今一家顛連，老天爺既要忠良後斷，就該使我母子早喪黃泉。老天爺若是把忠良顧眷也該要，指母子生路一端也，免得在葦中氣息奄奄，死不



死活不活。捱飢受寒。這一陣只哭得神昏氣散。又只見嬰兒哭要  
把飯餐。孫氏正在悲傷。忽聞嬰兒啼哭起來。要尋飯吃。孫氏心  
中猶如箭穿一般。叫道一聲兒呀。四下渺無人烟。又叫娘在何處  
找飯與你吃。說畢。泣下不止。嬰兒越是啼哭。孫氏無奈。只得抱着  
尋那河岸上。看有甚麼可食之物。忽見前面一叢蓮實。結得離離  
可愛。卽去採下。約有數合。但此蓮實無多。孫氏忍飢。概摘來與兒  
吃。到了七日。蓮實已吃完了。孫氏身猶未死。這也是神靈暗裡扶  
持所致。至夜靜時。孫氏坐在葦中。想來想去。實在淒慘。不禁放聲  
大哭。抱姣兒臥草芒。受不了的苦楚。歷不盡的風霜。好淒涼真  
慘傷。想起當日在太平一家團圓樂無央。吃的是山珍海饈。穿的

是錦衣繡裳。何等氣象。何等風光。都只恨友諒那孽障。無故動刀  
鎗。花將軍爲他身在陣上亡。卽夫人被他命絕水中央。家人被他  
冲散。不知逃在何方。獨丟下我孫氏女。流花燁兒郎。無依傍。莫下  
場。草裡睡葦中。藏衣無有穿。飯無有嘗。將我拖死都還淡。可憐姣  
兒。餓斷腸。猶幸絕處又逢生。一叢蓮實長岸傍。奴家忍飢受餓。不  
敢自吃。把兒養。於今已食盡。姣兒餓得嘍。好叫奴心如箭穿。夜靜  
深。更淚汪洋。一更裡月露光。哭聲花燁兒。怎知娘淒愴。兒呀。倘若  
你父命不喪。怎能受此苦楚。到這地方。皆因兒的命多舛。歲餘父  
母亡。你也怪不得娘。把你受凍受飢荒。二更裡虫聲曉。哭聲花將  
軍。我的冤家郎。夫呀。當日出城把賊擋。將兒交于姊妹。淚流兩行。



宣講彙編 卷四  
於今你兒不像樣餓得面皮黃你也怪不得妾叫我何處辦米糧  
三更裡風飄蕩哭聲部姐姐帶奴恩難忘。姐呀當日將兒托妹養  
將身跳入井底命喪黃梁。今妹違背你所講。把兒受淒涼你也怪  
不得妹。等時餓死同路行。四更裡泉聲响哭聲孫氏女受苦實難  
當。哎呀七日未得顆米嘗。餓得提不起氣。話難開腔。看看魂魄歸  
無常對兒說衷腸。你也怪不得我把你餓死在草堂。五更裡金鷄  
唱。哭聲老天爺血淚濕衣裳。天呀你本靈威在高上。如何任那鬼  
魔殘害純良。於今民婦抱兒郎。豈敢來怨壞。你也怪不得奴。忠良  
該有好下場。越思想越慘傷。又見姣兒醒。聲聲來呼娘。兒呀你到  
像個夢虫樣。睡在娘身傍。爲娘七日斷飲食。知不知端詳。你的蓮

米已吃盡。娘又無乳漿。你還喊甚麼媽。哭甚麼娘。不如懷中藏與  
娘。同到鬼門上。找你的爹。要衣穿。會你的娘。要飯嘗。孫氏哭訴  
已畢。餓倒在地。忽聞有人唱歌而來。歌曰。靜悄悄兮無人。水潺潺  
兮有聲。荻葦蕭蕭兮秋滿江。心船靠沙洲兮待彼知音。孫氏聞之。  
連忙喊了幾聲救命。其人復歌曰。仙人造下渡人船。繫在蘆花淺  
水邊。祇渡忠孝與節義。不渡讒佞並奸貪。孫氏聽得此言。忙應道。  
奴夫花將軍。城陷不屈而死。我係伊妾。負子而逃。飢困於此。望乞  
垂憐。救我母子性命。其人答曰。既是如此。我救汝母子。就是。遂走  
入葦中來。孫氏勉強掙起。於月下觀之。見是白髮老翁。忙拜之。叩  
其姓名。其人答曰。我雷老便是。夫人此去。須往帝所。方表得花將



軍之忠後來此子亦好出頭但我身傍帶有青果數枚夫人拿去  
充飢我有小舟在此請夫人登舟我一直送到帝營就是孫氏將  
青果即忙接住與兒同食頓覺精神抖擻連忙抱兒上船雷老叫  
夫人合着雙眼方好行舟孫氏把眼閉着耳邊只聽得風聲颼颼  
不斷不一時雷老叫夫人睜開雙眼孫氏起眼一看見是天子即  
忙下跪且說明太祖御駕親征平服北狄復轉兵來救太平及兵  
臨之時城池已陷遂傳令四下攻打至三日方纔攻破生擒友諒  
斬首此時正在營中查對功臣冊簿忽見一婦人懷抱一子跪在  
案下便問汝是何人敢闖入御營孫氏一面哭一面訴道 雙膝  
下跪龍案下尊聲萬歲聽根芽不必悲啼將  
爾姓氏訴來小女姓孫妻之亞配

夫名雲本姓花鎮守太平威名大郜氏姐姐是結髮哦爾原是花  
日雲死城陷爾  
又怎樣逃出一家安樂甚和雅不料友諒動所殺太平糧缺兵  
又寡帝都告急兵不發那時朕與兵北  
伐故而遲延夫君無奈統兵馬寡不敵  
眾被擒拏不降斬首頭高挂郜姐一見淚如麻可惜好个忠良將  
作了刀上之鬼但  
爾部姐如今又將兒托妾撫養大跳下枯井染黃沙這好女子  
可謂一死重  
在何處安身如泰山朕是要旌獎于  
他的但爾又怎生逃出妾裝民婦身邈遁跳上漁舟受喇哪亂軍  
奪舟聲嚇啞懷抱孤兒投水涯又遇何人打  
救你兩母子忽見木板隨水下抱  
木颿流抵積沙既上岸  
去坐草堪四顧無人甚慘煞既上岸  
麼充既上岸  
去坐草堪四顧無人甚慘煞既上岸  
飢餓既上岸  
去坐草堪四顧無人甚慘煞既上岸  
周既上岸  
去坐草堪四顧無人甚慘煞既上岸  
身既上岸  
去坐草堪四顧無人甚慘煞既上岸  
濕既上岸  
去坐草堪四顧無人甚慘煞既上岸  
透既上岸  
去坐草堪四顧無人甚慘煞既上岸  
受既上岸  
去坐草堪四顧無人甚慘煞既上岸  
溪既上岸  
去坐草堪四顧無人甚慘煞既上岸  
卡既上岸  
去坐草堪四顧無人甚慘煞既上岸  
母既上岸  
去坐草堪四顧無人甚慘煞既上岸  
子既上岸  
去坐草堪四顧無人甚慘煞既上岸  
餓既上岸  
去坐草堪四顧無人甚慘煞既上岸  
得既上岸  
去坐草堪四顧無人甚慘煞既上岸  
眼既上岸  
去坐草堪四顧無人甚慘煞既上岸  
睛既上岸  
去坐草堪四顧無人甚慘煞既上岸  
花既上岸  
去坐草堪四顧無人甚慘煞既上岸  
賤既上岸  
去坐草堪四顧無人甚慘煞既上岸  
妾既上岸  
去坐草堪四顧無人甚慘煞既上岸  
餓既上岸  
去坐草堪四顧無人甚慘煞既上岸  
死既上岸  
去坐草堪四顧無人甚慘煞既上岸  
都既上岸  
去坐草堪四顧無人甚慘煞既上岸  
還既上岸  
去坐草堪四顧無人甚慘煞既上岸  
罷既上岸  
去坐草堪四顧無人甚慘煞既上岸  
可既上岸  
去坐草堪四顧無人甚慘煞既上岸  
憐既上岸  
去坐草堪四顧無人甚慘煞既上岸  
奴既上岸  
去坐草堪四顧無人甚慘煞既上岸  
兒既上岸  
去坐草堪四顧無人甚慘煞既上岸  
要既上岸  
去坐草堪四顧無人甚慘煞既上岸  
飯既上岸  
去坐草堪四顧無人甚慘煞既上岸  
喫既上岸  
去坐草堪四顧無人甚慘煞既上岸  
無既上岸  
去坐草堪四顧無人甚慘煞既上岸  
奈既上岸  
去坐草堪四顧無人甚慘煞既上岸  
四既上岸  
去坐草堪四顧無人甚慘煞既上岸  
處既上岸  
去坐草堪四顧無人甚慘煞既上岸  
尋既上岸  
去坐草堪四顧無人甚慘煞既上岸  
一既上岸  
去坐草堪四顧無人甚慘煞既上岸  
下既上岸  
去坐草堪四顧無人甚慘煞既上岸  
一既上岸  
去坐草堪四顧無人甚慘煞既上岸  
簇既上岸  
去坐草堪四顧無人甚慘煞既上岸  
蓮既上岸  
去坐草堪四顧無人甚慘煞既上岸  
實既上岸  
去坐草堪四顧無人甚慘煞既上岸  
長既上岸  
去坐草堪四顧無人甚慘煞既上岸  
岸既上岸  
去坐草堪四顧無人甚慘煞既上岸  
塔既上岸  
去坐草堪四顧無人甚慘煞既上岸  
能既上岸  
去坐草堪四顧無人甚慘煞既上岸  
度既上岸  
去坐草堪四顧無人甚慘煞既上岸  
活既上岸  
去坐草堪四顧無人甚慘煞既上岸  
你既上岸  
去坐草堪四顧無人甚慘煞既上岸  
兩既上岸  
去坐草堪四顧無人甚慘煞既上岸  
母既上岸  
去坐草堪四顧無人甚慘煞既上岸  
馬既上岸  
去坐草堪四顧無人甚慘煞既上岸



子性命。是奴忍飢無怨罵，固與兒吃免。嗔媽小女受餓七日夜，氣息奄奄喊菩薩。帝聞之，驚哭曰：天之困節義者，何看看蓮實已吃罷。如此其極也。然汝又何以至此？看看蓮實已吃罷。姣兒啼哭實可嗟，母子哭得咽喉啞。候見老翁泛小艇，老翁泛舟而來，又便怎叫我閉眼休驚怕。將奴渡至帝王家。因此言闖聖主駕，伏乞洪恩恕女娃。孫氏訴畢，天子問道：如今那老翁又在何處？孫氏回頭看之，已無踪矣。帝喟然嘆曰：忠義能格鬼神，今信然也。遂令侍臣將嬰兒呈上，帝置膝上觀之，見其品貌魁武，說道：此子真將門之種也。命宮人哺之，即賜孫氏御食。次日送至金陵，置一府第。母子居之。後花燁長成，帝念他乃忠良之後，遂拜為水軍左衛指揮使，追封邵氏為盡節夫人，封孫氏為孝義夫人，准其建坊，又賜御

酒一罍，命花燁歸家祭祖。花燁謝恩出朝，偕庶母至太平，在井中將邵氏尸骨撈起，宛然如生，不曾腐壞。花燁大哭一場，乃為父刻一木像，合葬於上元縣。自後事庶母孫氏，竭力盡孝，以報其恩。後孫氏壽高期頤，談笑而逝。花燁官至提督，子孫簪纓不絕。從此案看來，婦女只論賢否，不論貴賤，奉勸為妾的人，須當知道大義，守己之分，不可與正嫡相抗。務要敬重於他，如此則彼縱悍婦，未有不改心的。即或不幸，如孫氏所遇的境況，也就要立个志氣。該生的，我就忍死以全義，該死的，我就捐生以赴難。如此為人，豈不是增光於日月，流芳於奕冀哉。



斷機教子

昔有一節婦，名叫秦雪梅，乃商林的妻子。那商林之父，名商瓊，官拜吏部尚書之職。在朝曾與秦閣老割下衫襟，將秦雪梅小姐許配商林。不料朝中出了奸賊吳容，詐害商瓊，罷職爲民。秦閣老將他女婿商林接到府中攻讀詩書，候他金榜題名，然後配合。商林在秦府攻書，將近半年。一日三月清明，商公子出外遊玩。小姐見公子出府去了，來在商公子書房，看他詩賦文章，恰好闖着商公子遊玩而歸。商林一見小姐，才貌雙全，心中注意思想，不覺得病。秦公急速送回商府調理。他父親托媒去到秦府求親，誰知秦府舊規，不招白衣門婿。商瓊遂將丫環媛玉打扮作秦雪梅的樣兒。

與商公子配合。公子病愈之後，以秦府之事問媛玉。媛玉對答不上。商林解開其中情弊，舊病復發，遂一命身亡。却說秦雪梅聽說商公子去世，氣死半個時辰，方才還魂轉來，想道：烈女不嫁二夫，就要過商門吊孝。他母親說未出閨門，那有吊孝的道理。況未曾婚配，難道你去守着商公子的靈魂不成嗎？雪梅說：兒雖比不得古時烈女，也要學孟姜女哭夫長城之地，於是頭戴孝冠，身穿白衣，去至商府吊孝。一進商門，見丈夫設有靈位，遂擺設祭禮，哭泣。吊以情曰：嗚呼。○夫○郎○丟下妻子好淒涼，丟下奴家好慘傷。夫與妻誰不願偕老是望，地久天長。又誰知鴛鴦鏡破，真惆悵。陰陽兩隔各一方。○夫○郎○猶憶君過秦門庄，那時立志甚高強。



五更半夜讀文章。一心鑽研詩書上。惟恐耽誤好時光。也只因夫  
那日踏青向外往。爲妻方才進書房。進書房。爲那椿。想看郎之詩  
賦與文章。詎意郎歸轉。不覺兩相撞。嚇煞我男女。不便好羞惶。蒙  
頭蓋面走忙忙。○夫○郎○未曾交拜。如客樣嫌疑。當避敢荒唐。  
奴未着意把君想。君爲甚思念奴不忘。竟至染病臥牙床。全不想  
少年讀書郎。一心想登龍虎榜。那還分心於少女。日志於女娘。○  
夫○郎○我與你。既憑媒妁。以挿香。自有時花燭。呈祥鴛鴦隊。裡  
共枕床。爲甚不思量。不思量。痴心貪想抱病亡。○夫○郎○奴好  
悔。不該那日進書房。不進書房。看夫如何促陽光。不進書房。看夫  
如何夢黃梁。到此時。夫在陰。妻在陽。陰陽隔斷渺茫茫。有名無實

空惆悵。也算夫妻一場。但只是奴本有志女。豈嫁二夫郎。甘願守  
空房。替夫盡孝於高堂。君且勿荒。君且勿忙。只要靈魂常不爽。夢  
裡相會叙短長。叫出口底血。怎返靈魂於故鄉。挖出胸前肉。難挽  
逝魄以還陽。○夫○郎○你到瀟瀟洒洒之仙邦。爲妻何以遂衷  
腸。靈前三炷香。用手奠酒漿。夫其不昧來格來嘗。雪梅方纔祭  
畢。啼哭猶未止。忽聽又有人在哭。夫雪梅怒罵道。誰敢哭夫。商瓊  
才將嫖玉充喜之事。細說一遍。雪梅方才知道其中緣由。又見嫖  
玉身懷六甲。就在靈前結爲姊妹。一同守節不歸。已近半載。三月  
清明。同着嫖玉來在商林坟前祭奠。嫖玉忽然肚疼發作。急速歸  
家。生下一子。更名叫做輅兒。雪梅大喜。於是朝夕織布。守着輅兒。



已有六七歲了送入學堂攻書不料輅兒一日在學堂與蔡家學生肆鬧那蔡家學生來在雪梅面前將輅兒告了輅兒歸家來在機房雪梅叫他拿書來唄他書唄不得又叫他拿家法來輅兒問道拿來打那個雪梅說拿來打你輅兒說你要打因該自己生個來打打別人的兒子你到不心疼的呢雪梅彼時問道兒哪者句話是公婆對你講的還是二娘對你講的輅兒說也不是公婆講的也不是二娘講的是我自己講的雪梅答應道你人小鬼大怎麼曉得說出者兩句話來了輅兒說我日後要做官的人難道者兩句話都說不成了嗎雪梅聽見心中暗想是我捨了相府富貴來在商門守節撫養孤兒剛才者大說出此言日後長大成人還

肯認我嗎於是哭哭啼啼用刀將機布割斷收拾要回秦府去那商老夫婦聞聽此言來在機房見機布割斷問其來由才知是輅兒不曉人事將言語觸犯他娘親於是手拿家法引輅兒來到媳婦面前哭泣勸道語哭一聲賢媳婦你且細聽細聽我愚二老泣訴衷情蒙小姐捨秦府富貴不問到寒門來守節十載有零受鹹酸勤織紡矢志已永馬能够半途廢忽然變心皆因是小奴才人事不醒出言語抵觸你故要回程我二老年紀邁桑榆晚景身死後輅兒小又靠何人想世間孤寡的却多得很那像我商門中者公婆不用哭者是爲樣艱辛媳的命薄無福消受呀小姐呀算起來我家中不幸不幸一不幸到老來絕了子星二不幸我兒媳紅顏薄命三不幸



商輅兒腹中損親數不完嘆不盡一時苦境勸小姐放寬懷莫要

生嗔哎公婆呀非是為媳的縱然是二老話不能應允何不將死

的情看上幾分叫輅兒上前來即忙跪定千萬錯娘面前自己請

刑於是輅兒尊祖父母之命一來覺得自己錯遂身披家法向

母親面前泣涕請罪曰誣尊一聲我母親怒息雷霆商輅兒悔不

該學下糊行違師教悖母命與人爭論蔡窗友來稟母說我要橫

理當要受母懲不敢拘合一時間糊塗了言亂出唇說母親不該

責自己悻悻彼時間停機杆母細思尋只說是撫孤兒能遵母訓

那曉得說此話後必負恩到不如趁此時主意打定故將布一刀

斷不俟織成撫孤兒不遵教管他則甚者是母慈酸氣故欲歸室

蒙祖父與祖母替兒遮隱說孫兒孺子們不知事因輅兒你不用

做官的人難道不知事嗎哎呀母親哪本是兒不懂事錯把話應想母親知三

從四德稱能豈因兒一句錯遂惱於心非是為娘惱心你方才呀

兒非是為娘惱心你方才呀兒錯了人有錯馬失蹄誰無此病除非是聖賢等方得過輕還

望母恕兒罪耐煩指引從今後抵觸事再不出唇干有錯萬有錯

兒把罪請總望母准此情格外施恩秦雪梅聽得商老夫婦啼

哭不止又見輅兒在他面前一路說一路哭口口聲聲認罪跪看

不起者一陣也把他心哭軟了自己亦不覺哀哀痛哭教訓輅兒

一番詞見輅兒跪娘前心如刀割兒哪非是娘一時間變了性情

都只為你的父早已喪命丟下了一家人孤獨可憐想當初在朝



中兩家為聘只說是百年好永結朱陳那曉得我朝中奸賊當令  
削去了公公職歸家為民接你父來相府書房坐定候高中才與  
他洞房完婚彼時祖父母說道孫兒哪讀詩書在相府甚是發憤  
三月內清明節出外踏青為娘的進書房看文長進不覺得遇你  
父觀景回程自此後你父病送他回郡不久日請媒妁央求接親  
怎奈你父那時未能上進我秦府三輩人不招白丁瞞過我將媛  
玉送與商姓後病好中皇榜再接娘身那曉得父病好知到音信  
不數日舊病發一命歸陰為娘的聽見說氣死幾陣兒哪你說娘  
者時候顧不  
顧羞顧不得羞和恥來吊夫君到上房聽媛玉夫君稱論不由娘  
恥呢我跟你說的不是你一陣陣怒氣生嘆二公婆把緣由細說一陣二老云媳婦兒本是

怎曉得呢娘才知其中的一段事情見媛玉一時叩身懷有孕結姊妹

在靈前苦守商門兒哪我在你家來守節 到的所為甚麼過一

載又清明挂掃墳境歸家來媛玉妹將兒降生那時節秦雪梅喜

之不盡兒哪你說 我喜甚麼喜商門祖宗德有了後根日夜的將姣兒殷勤

撫引才五歲送學堂去讀書文兒哪娘送你讀書 又是想兒怎樣呢只說是讀詩書

討个上進中狀元點翰林金榜題名入皇朝吃俸祿官居一品也

不枉秦雪梅萬苦千辛格兒哪你說我這是不是好心哎呀 母親是為見的好心惜兒未能發憤那曉

得兒讀文全不發憤每與那窗友們鬧事要橫蔡學生到家來對

娘細稟他說是你格兒把他欺凌娘此時才知道其中弊病兒歸

家叫唄書一句不清兒呀娘打你你說又為甚 麼無非望你成个好人嗎娘打你你說話實



在難聽說為娘不是你親生母親。母親哪這是見一時糊塗實屬

焉有糊塗之理到底為娘可憐娘為待你淚濕衾枕未過門就守

節世有幾人你今日一句話把我提醒秦雪梅才知道枉費苦辛

斷了機回秦府不把兒訓。兒哪者我一心如此不管你的是實哎

分上也要往祖祖身上看哎二公婆說的話句句心疼娘無奈轉

念頭仔細思忖念在兒是初犯年紀尚輕媽兒擡頭就是從今後

兒說話休要糊混要與你商林父把口氣爭縱難學孟夫子道繼

往聖也要學宋狀元科甲聯登媽呀兒知道服恨切不可在學下

與娘傲合耽誤了青春時年少光陰輅兒呀從今後把為娘者番

語時時警凜快起來去讀書早遶前程。秦雪梅教子哭了一陣

商老夫婦叫到輅兒從今後你要記倒你娘這番話快與娘謝恩

輅兒在娘面前只是叩頭千聲萬聲認錯下次再不敢造次了還

望娘耐煩教訓雪梅於是將輅兒扶起從此以後更加刻成輅兒

後來謹遵母訓勤苦用功竟至聯陞幾級中了狀元無非仗母力

以成之世之為母者莫不知有秦雪梅斷機教子一案寃之不能

效彼所為每多姑息養奸生怕他苦了至若孤兒獨子由他放縱

驕養性成迨至人大性大揉抑不轉想他為好人萬萬不能豈不

悔之晚矣凡守節教子者總要以秦雪梅為法乃能標名後世為

人子者亦要學輅兒聽娘教訓刻苦用功自不患不成好人均要

各盡其職勉之勉之



矢志守貞

從來婦女貴於守節未嫁之先貴於守貞在娘家能矢志守貞在婆家又能守節就是至正之理烈女賢婦之稱也可見爲婦女的無論富貴貧賤都要潔潔淨淨一個聲名清清白白一個婦女在生人人尊仰沒後名列仙鄉這又何等不美各位如若不信今試講個女子在娘家能守貞盡孝與各位一聽本朝有一貞女姓薛乳名秀英富平縣遠村人氏其父母早亡惟祖父母是依秀英年到十三歲時祖母去世僅存一祖父名赫大貴此時大貴年已衰老家又貧寒年歲又飢荒無可如何就是公孫二人只得漫漫過活終朝而秀英於父母在時曾已許配謝姓之子謝有義爲妻

適薛謝二家相隔二四十里之遙二家少有來往時康熙辛丑年陝西大飢壬寅年更甚各處人民俱已遠方就食不知若幾是時謝姓一家已皆逃逝他鄉去矣薛秀英年已長到十四歲祖父已有八旬矣此時家中日無雞豚之米夜無鼠耗之糧貧困殊甚實爲可憐一日秀英之祖父與村翁談及家務貧困垂涕不止村翁曰近日米糧貴如珍寶就是身強力壯男子也要捱飢受凍何況你這年邁的人又怎麼下場薛大貴又言曰我是早晚就棺之人到也不說只可惜我有一孫女年方十三四歲尙未出閣倘若我死之後孫兒楚楚一人無依無靠這又如何下場此所以爲悲耳那村翁聽言說到你既有一孫女在家這就有了救頭了大貴連



聲問到那有甚麼救頭，村翁說到：你看這方中人，貧者不論男男女女，四方逃逐，不計其數。我看你一個白髮老翁，你又怎樣把孫女養到那聘定的時候去？依我一想，不如將你那孫女賣與那富貴人家去，他也尋得一條生路，你也得點錢來度日，豈不是一舉兩全？何得不美？薛大貴聽言，思想一會，說到：計固甚善，只是我那孫女已經許配謝姓之子，謝有義去了，這又如何使得？村翁又說到：你好蠢，目今骨肉離散的人，極其甚多，依我一說，你不如去探一個信息，若是他家仍在，你就催他過聘，倘過聘之後，你也免了一場憂慮。二來，又得一個幫給照應，若是他家無人，你就將孫女賣了，就是有甚難處，薛大貴言到：我去年就聞人言謝姓之子人

亡家敗，流落他鄉去了。村翁說道：如此就好將他賣了。更美。薛大貴聽言，默思良久，依從其言。次日就到富平縣中，訪一個販賣的人，姓焚名武，談論一會，焚武便問曰：老翁來此相訪，有甚貴幹？何不對我說來？薛大貴自覺慚愧，乃強顏答曰：駕台不必見笑。老拙命運多舛，一家老少俱已死完，只剩我祖孫二人，又遭荒旱，缺衣少食，不能兩全，我有心將我孫女賣了，取幾串錢以度殘年。焚武言到：既是這樣，此件事與你効勞，就是待明日到你家中看了你令孫女之後，與你議價。就是薛大貴應允而歸，是夜哭哭啼啼，向秀英說到：孫兒呀，你命太薄，父母相繼而亡，獨留我朝夕待斃之人，又如何把你看得到頭？見况年又飢荒，日食難度，這個光景，公



孫斷然不能得活的兒為公死了到也不足為惜只是孫兒年紀  
 尚幼就死於溝壑之中豈不可惜秀英聽言流淚答到祖父呀這  
 乃是命也為之奈何漫漫度過何必多慮薛大貴又說到兒我薛  
 家無後只留你這一點血脈難道眼睜睜的等你餓死不成孫兒  
 哪為祖這裡有篇祖孫痛別之詞講來與孫兒一聽詞秀英孫兒  
 聽祖講不由為祖淚汪汪祖公有話講就何必吊淚呢為祖氣運固不旺孫兒  
 生辰亦不良祖喪兒男無依傍孫失怙恃甚淒涼僅存祖孫失所  
 望兼之家貧年又荒谷米昂貴誰給賞無錢之人怎生方祖公奈  
 處此漫漫來餓死為祖命該喪老而無用何足傷痛惜孫兒年未  
 又怎性得急祖父這壯好似紅日出扶桑正值上升有旺象豈可一紅即消亡是孫兒

命不好也說不得祖替孫兒想嗎孫兒不是的為祖替你細思想個甚麼方子替孫想來有妙  
 方妙方何在要把孫兒怎麼說半句留半句要把孫兒換銀兩賣與富  
 家保命長祖父此話是真莫疑此言是虛謊事不如此難下  
 場請問祖父要把說起賣錢本混障聽我說來有兩樁祖死衣棺  
 無一樣不死可以度凶荒呢呀祖父未此是孫兒盡孝養莫怪為  
 祖心太狠唉叫孫兒嗚罷孫兒性莫舉各自預備鞋兩雙 秀英  
 聽得此言大吃一驚眼中流淚想到欲不依允看見白髮蒼蒼精  
 神衰邁怎好忍心若要應允女子節烈為大沉思半响遂佯應之  
 曰隨公公之意此時秀英退入臥室就暗暗的啼哭一夜說天呀  
 天你也太慘毒了我一雙爹娘若留一個在世看今又是怎麼思

天志守貞



前想後不覺放聲大哭詞薛秀英坐房中珠淚難忍細思想奴的命如箭刺心不幸得二爹娘雙雙廢命只留下祖與孫老少二人家又貧連年荒如水洗盡這光景你叫我傷不傷心老祖父年已邁站立不穩奴又是閨閣女何以營生閨君命放奴來者樣苦命把爹娘留一個死也甘心倘若是生下我是个男命也好與兒爹娘燒紙挂故皆因我少修積前生註定今一世受貧困坎坷疊生我公公莫奈何纔把話論要將我發賣人掉換錢銀細思想閨中女節烈要緊况父母早把奴許配與人我雖是女子家先賢有論是烈女他豈肯配二夫君不應允我者裡缺了孝敬又只得順公公唯唯認承天呀天奴的命受此苦境怕只怕奴今日有死無生

我死了笨子命都不足論老公公年紀邁又靠何人想爹娘養女兒心血費盡枉負了養育恩未報毫分今夜晚只想得山窮水盡哭啼啼淚滾滾五更天明那秀英一夜哭至天明左思右想猛生一計想我當初業已許配韓村謝家去了我不如去往他家潛藏說出我的苦楚他必收留於我然後再勸他接我祖父養老豈不全了兩条性命秀英又想到主意到是者樣但奴未過門的女子一無祖父之命二無媒妁之言羞澀澀的紅着臉兒又怎樣開口對他講說又想一會事到於今也是說不得了待我想个方兒逃走了罷待至晨候忙向祖父說到公公呀孫兒今日要往舅娘家去辭別舅父舅母求他幫助點鞋料布以作嫁具也是公公體



面孫兒也好進人家的門薛大貴想到也好須要早些回來免得爲公的懸望秀英應諾而去出門之時秀英連東南西北都分不倒又如何知到韓村謝家只得兩眼流淚蹣跚而行東一問西一問竟自不曾走錯到了黃昏時候也就問到他家門首也顧不得羞愧連叫數聲內面並無人答應秀英想道家內之人未必盡皆出門去了到了者時候斷未有不歸家之理四門緊閉到底是甚麼緣故不如問鄰人便知忙走至鄰家一問有一老嫗言到謝家近來無人只有一子因連年飢荒已流落四川去了秀英聽得此言魂飛天外便哭道我千辛萬苦來到此處只望救我殘生全了貞節誰知又成一場畫餅命也命也奈何奈何天又黑了既到此

間也只得將門鎖扭開而入四面看來一無所有只存鍋灶灰塵鋪滿秀英走者一日肚已飢了見此景况不禁泣然泣下夜晚哭到白日白日哭到夜晚略叙夜間所哭之詞云詞一更裏皓月明長梯倒影思量起奴的命淚如雨淋人說是藥材中黃連苦甚那曉我薛秀英還苦十分但不知奴前世罪造何等今生來纔出世孤苦零丁但前世罪孽甚受苦應分又何必今生來復受磨凌○二更裏又聽得更鼓響應霜露降寒氣逼四壁虫吟倘若是我秀英是個男命縱無父縱無母也不傍人沒奈何是一個女子薄命上無兄下無弟並亡雙親單只剩奴一人將祖靠定又奈何祖年遭恍惚無憑○三更裏燈將滅露氣更甚薛秀英爲甚麼猶放悲



聲也只爲家貧窘早既太甚一村中許多人俱已逃生何祖父無  
把柄聽人誘引竟致要賣孫兒割捨醫心全不替孫兒想已許謝  
姓那有个貞烈女改志隨人○四更裏夜已深都也睡靜我秀英  
獨一人血泪長傾非是我違祖命投遞謝姓不如是有玷名難以  
抽身又只想到謝家大有靠定又誰知失所望封鎖門庭到把我  
薛秀英五心皆冷天呀天又叫我何處安身○五更裏月西沉勞  
人夢醒我秀英哭至此喉破無聲除謝家無依靠別無計定想聞  
天天無路入地無門生不能與謝郎鳳鳴協咏死要爲謝氏鬼以  
顯靈魂呢呀你若在改日歸將奴葬定你若亡陰司裏一路同行  
○數數落落一連哭了三日聲都哭啞兩眼流血兼之數日未得

飲食人人聞之傷慘個個聽來悲哀看看將要絕氣再說縣太爺  
姓楊爲官清廉時嘗小打拌出外清查地方正在此訪查一聞此  
事惻然嘆曰年少守志九死不辭何其烈也倘若待斃不急救之  
是吾之過焉急命從人隨帶麥飯楊公也不坐轎慢慢步行猶恐  
驚駭於他囑咐隨人莫言我是縣主隨他稱呼就是走至秀英面  
前喊了數聲並不答應咽喉微微有氣楊公忙命辦開水喂下肚  
中半個時辰秀英睜眼觀看見一老翁站立面前強欲起身楊公  
會意急命勿起問曰汝把姓氏及哭泣原故慢細說來等我聽上  
一聽我好與你作主只見秀英嘆氣一口淚如拋砂說道老伯要  
問請聽詞薛秀英坐塵埃一言告稟尊一聲老伯伯細聽奴明楊公



曰你我姓薛名秀英本邑住定父早亡母又死獨自一人楊公問

是誰人撫呀老伯惟祖父是依賴將我撫定費千辛與萬苦纔長

成人楊公道你祖撫你成人奴今年算將來十四歲整我公公近

年來八旬有零楊公問曰你又不父母亡年又飢是奴命

盡老祖父年紀邁供給不能那乃天年不好我祖公莫奈何纔把

方定要把奴換銀兩賣與別人你祖公將你發賣你一聽說急得

奴三魂不定因此故怕玷名纔逃出門既無親戚呢因投親來

此間大大不幸不知到這們親那方而行這又是你我父母在生

時將奴許聘奴思想生與死是他家人他又姓他姓謝祖籍來落

業本郡萬不料到今朝封鎖門庭他又往何鄰人說老的死少的

逃遶但不知落何方無人找尋一聽說奴在此悲聲難禁蒙老伯

打救我一条殘生甚如那重生父答報不盡只好似二一世啣環

報恩這是奴苦楚情一言難盡但不知老伯伯高姓大名○楊公

聞聽此番情節兩眼吊淚心實傷慘楊公忙喚鄰人至囑之曰汝

等急將此女携回家去好生看待本縣每月給食供養他又問鄰

人你們可知到謝姓之子今在何方去了鄰人答曰聞他有一親

戚在四川省城中開設當舖想必逃往彼處景去了縣主云既然如

此就易得尋了分附已畢楊公回衙命一伶俐差人給銀二十兩

往四川找尋去了這話不題又說秀英之祖大貴在家只望孫女

早歸好換銀錢以度終朝誰知去了多日未見歸家纔往他舅父



家找尋並無信因諒必死了孤獨一人也就大哭起來詞坐草堂

悲聲大放珠淚滾濕透衣裳想前生作孽混障故今世兒死媳亡

秀英孫孝道可仰我不該逼賣別鄉只說是賣點銀兩又誰知錯

用心腸也只因凶年米漲祖孫們難度飢荒來鄰友將我勸講翁

是以設計想方孫兒呀不應允你對公講誰叫你一命身亡你死

了貞名可講爲公的怎麼下場百年後誰送上山天呀天怕只怕

同見關王○大貴正在啼哭忽人說你孫女縣主救起去了細細

說了一遍此時大貴不勝愧悔此話不提又說那差人奉命來至

蜀中省城竟向各當舖問詢似有神聖相助竟自訪着那差人將

薛女逃生啼哭及太爺曲全的情由一一說明謝有義似以貧不

歸家那差人怎由他的情願挽同歸來至富平縣中那差役覆了

太爺楊公傳入衙內把他細細盤問果有此事楊公留在衙內擇

了吉日將薛秀英接在衙中換了衣服拜完花燭後楊公命彩轎

送回家去隨助口糧又給耕牛復取產業漸漸其家興發後成大

家秀英又向謝郎說到我夫妻匹配皆邑侯之恩無可報答何不

將他真容描畫供入堂中早晚焚香報答以盡我夫妻一點心念

謝從之秀英又言要接祖父養老謝亦從之後將祖父接至家中

公孫大哭不料今日又有相會此話不提後祖父在家秀英時刻

盡孝後亦壽終秀英接生三子後俱顯達其子與秀英請誥封旌

其匾曰苦貞節孝個個贊美人人稱仰從此案看來勿論貴賤貧



富總要從一而終尤要不忘孝道自不愧為女中丈夫如秀英不  
求生而竟得生甘於死而終不死以致節孝兩全芳名流於後世  
豈不美哉凡為女子者務須鄭重名節自可以與淑人爭光

### 白猿敲棗

蓋節婦斯世可敬可重亦斯世可矜可哀然守節爾婦女固為不  
易之事若能堅守其節操者就為天地間一等人品不知婦女一  
生重的就是者個節字若守節上與日月爭光倘失節下與草木  
同腐任你是一品夫人都不足重了各位不信說個極貧而能守  
節的人你們聽 本朝康熙年間有一節婦屠氏乃桐梓縣地名  
小水田人也及笄後適本邑一子之家姓李名環而李環之家始

好後漸貧窮屠氏過門夫妻勤苦執業度活終朝數年間不料李  
環身染一病求神不靈服藥不效家又淡泊無可如何是時屠氏  
身已有孕五月矣李環知病難痊泣謂其妻曰誣叫聲妻眼淚滴  
咽喉耿耿話難題只說是夫與妻百年偕老以齊眉又誰知心難  
遂不能倡和長久聚妻者是我攔悞你使妻半途受孤恹夫君哪  
些那醫生說不怕的說此話把我欺誑人之話勿用叙此回病非兒戲精神  
恍惚藥難醫妻呀促我壽少修積與你半路來分離夫君哪你要想  
話莫替為妻就慮妻妻失侶孤寂寂你叫為夫怎安逸者也是註就的生死  
有命難改易我死去無家計妻又如何把身棲夫莫過慮萬一夫  
能收嫁的唉此件事隨妻意何敢強留把身繫惟胎孕妻仔細或男或



女未可期。若是女無關係，隨妻撫養，自裁製。若是男宜愛惜，務須撫養接宗支者，重件不輕棄。夫感大德，永勿替。者是為妻分內事，怎麼言在報德上。去妻既知，須謹記，看看夫妻各東西。李環說畢，屠氏答曰：「妻承父母之命，嫁與夫家，生死皆你家人，腹中是男是女，聽憑造化。若分娩之後，妻定生死相依，有何言哉？」李環曰：「我自知家貧，怎肯強留你受那孤苦，不過是為先人之禮祀耳。我想你另設個方法，將他撫養成成人，為夫非叫你定要守節。屠氏答曰：「撫孤乃夫之意，守節是妻之心。夫無慮，妻能兩全，就是不幾日。李環死時，屠氏年二十七歲，一見夫死，不覺放聲大哭。詞見夫死，不由奴傷心，泪吊想生平恩愛事，難把情淘，我只說夫妻們同偕到老，又誰知今日裡

夫把妻拋，夫拋妻獨一人，寬心去了，閃得奴有上稍，莫得下梢，喊聲夫漫漫走，將奴等倒到不如我與你同赴陰曹，見閻君，奴去把苦情哀告，為甚麼？夫合妻半路相拋，細思想，奴的命實不得了一無歸，二無靠，孤身寂寥，奴身中雖有孕，五月未到，或是男，或是女，未辨分交，倘生男，奴的夫禮祀有靠，若是女，夫你叫奴怎樣開交者一陣，只哭得口乾舌燥，鉄石心也替奴大放悲嚎，從今後要相逢，夫不能够了，除非是南柯夢，陰魂相邀。却說屠氏大哭一陣，只得將家中器具盡行賣了，買棺安葬，每日坟前悲哀，聞之甚慘。一日有一隣婦，見屠氏終日哭泣，前來勸曰：「你夫去世多日，過哀也是枉然，依我相勸，你家貧無靠，又是孤身一人，大是難事，不如



改志適人暫從權變有何不可屠氏聞言泣謝曰承蒙厚德注念實屬深感但妾雖是女流亦頗知大義常聞仁者不以生死動念智者不以苦樂改心貞者不以安危易節女子之志終身不易遇逆境而失乃禽獸之行妾斷斷不敢從命以後隣人再不敢勸越數月屠氏得生一子取名光祖心甚歡喜怎奈家無立錫之土又無親戚相依熒熒獨立只得忍飢受凍一心將此子撫養成成人誰知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暫時禍福不意屠氏身染一病家寒無有藥醫自己暗想倘有不測我兒無人撫養又怎樣下場者真是我母子的苦命求生不得生求死不得死者樣景况母子性命焉得兩活想到傷心之處抱着姣兒大放悲聲曰詞懷抱姣兒泪汪汪

珠淚滾滾濕胸堂想奴一生苦情况怎不叫娘淚兩行曾記你父把命喪兒呀囑吩爲娘事幾椿氣息奄奄對娘講李家要斷金爐香那時兒懷五月上男女未辨心恐惶是兒是女要撫養叫娘莫生異心腸十月將滿兒生降如得喜星下天堂又喜又憂娘暗想想去想來怎下場喜的姣兒臨盆降憂的無夫失主張只說漫漫將兒養縱受苦楚也願當誰知天不從人想偶染病疾娘心慌兒怕的娘死兒難長誰將姣兒撫成行兒呀你今好似夢虫樣娘實替你痛斷腸快快食乳把娘望怕的母子要分張負夫所託成空想休怪爲妻心腸狠生死不由人主掌看看一命見閻王屠氏哭了一陣昏迷卧去夢中忽見來一白衣大士言道屠氏休得悲哀爾



之病體吾神念爾苦志守節賜丹丸一枚吞下腹內疾病當愈隨  
 卽飲之屠氏醒來不覺精神開爽次日病果愈急至家堂觀音大  
 士位前謝恩屠氏想道病疾雖好而窮困難當乃環顧室中一無  
 所有雖不死於病必死於飢餓矣叫一聲兒呀我命苦汝命比娘  
 更苦又哭了一陣是夜又夢見他夫君李環來到叫道賢妻呀你  
 腹中飢餓此去不遠卽有相栗相栗卽青汝去拾來可以充飢後  
 自有出頭之日言畢洒泪而去屠氏醒來想道吾夫夢中指示所  
 食之物一一記下天明急去山林找尋不上一里之路果然遍地  
 相栗嘆道我夫九泉有靈此物是我母子活命之寶也遂撿些歸  
 來食之味好於是每日以此物充飢不覺將光祖撫至二二歲了

又一日屠氏出外尋野菜撿相栗忽聞吳三桂在雲南謀叛貴州  
 提督李本深領兵應之干戈一起只見各地人民皆紛紛逃透屠  
 氏聽聞忙忙回家將光祖兒負在背上逃往深山躲避一見此山  
 豺狼成羣惡蛇滿地屠氏也是莫可如何只得在山林茂密之處  
 尋些竹木敗葉叢成一個堆兒他母子就此安身但此老林青杠  
 子板栗子甚多那管好歹朝日尋食以飽其腹此物秋候廣有未  
 暇慮及春天一至春時相栗等全無屠氏無措一日沿山尋野菜  
 等物食見一黃葉樹枝葉青秀可愛摘而食之其味覺甜黃葉卽  
黃柏樹  
其味最苦焉有甘甜  
之理得毋有神相助遂朝日採此葉以食之者也不題又說是年  
 寒冬之天降下大雪有丈餘深屠氏母子又在那裡尋食日受飢



夜受凍看看母子將絕不覺號聲大哭曰詞天呀山寂寥兮冷侵

侵回想入山好驚人豺狼聲相應虎豹成了羣又兼蛇蠍滿山徑

嚇煞我母子們幾乎三魂失二魂猶幸神聖來庇蔭雖吃些虧受

些驚山出泉水渴易飲樹上菓菓可養人無奈四時有變更難以

常常逐人心正在哭訴其子云嗎呀我聞兒言冷心慘甚大雪紛

紛沿山橫敗葉俱已雪濕浸呀你叫為娘拿甚麼來與兒作衾枕

拏甚麼來與兒作衣襟媽呀我肚子又餓了要吃東西兒哪你要吃甜菓菓

遍地雪鋪數尺深縱有果落地雪蓋無跡影你叫為娘何處去找

尋媽果果莫得我要吃甜菓菓滿山樹葉亂紛紛此時都被雪壓定食得之

葉怎分清不但苦甜難以認攀動枝葉雪下傾哪兒此况此情此景

就是男兒也難肩其任何况為娘女釵裙媽呀是樣都被雪壓住

得兒好兒似夢虫事不醒怎麼說出此段情雪化成水如冰冷吞

下腹中病必生怎樣充得飢救得命真正不怕氣壞人媽呀雪也

血凝我兒說此話好似催娘的命兒出此言娘心疼筋漿全靠氣

的我餓不我到解開鈕扣拏筋與兒含定天呀我母子餓死一團

在山林屠氏哭了一陣抱子昏迷睡去只好是弔到脚餓死誰

知皇天不昧苦心人他者一番哀詞驚動上神神遣猿猴朝夕送

菓以保性命屠氏醒時見面前菓食堆積又見蘆花敗葉好作卧

絮猿猴去來不絕不知何故始猶懼之繼而知是神靈打救久來



久去與人親近甚是相得，每當寒冬，都是如此。及光祖漸漸長成，稍有知識，想此山中者，樣寂寞，不知母親何以在此居住。便問道：「媽，人人有屋宇，有父親，獨我只有媽一人，又在深山居住，不知是甚麼緣故。」屠氏一聽光祖之言，想起心中一段苦情，不覺兩行珠淚，就滾滾而下，叫道：「兒呀，你要問者原由，聽娘細細說來。」謳提當初，兒爹爹血淚幾點為娘的，到你家就受貧寒，每日裏與兒父勤儉積儲，也只望老天爺默佑一番，不料得受勞碌，兒父病染可憐，他一口氣斷喪黃泉。媽呀那時兒呀爹爹死在腹五月未滿，兒那知為娘的酸辣苦甜是你者，薄命娘常把天喊，默佑我十月滿，產生奇男，自古道苦心人，皇天必眷產姣兒，如掌珠喜上眉尖。媽我

家又貧你孤身一人又怎麼撫養呢兒哪為娘的那時節，立下志願撫姣兒，要接你父的香煙，每日裡吃野菜，十磨九難。兒只苦娘白日搯夜睡，手彎哎呀媽呀那就在實在把你苦了者幾件為娘的，都不足算，苦只苦無穿吃，病又來纏，一無錢，二無米，怎把醫喚，生也捱死也捱，只叫蒼天磨得娘，走步路，糠糠戰戰，說將來兒呀兒，好不心酸。媽呀那病又怎麼得好的蒙神聖三，更後夢裡指點白衣神，賜丹丸，娘得病痊，病才好，不幸得又遭大難，吳三桂在雲南，要反長安。那又好是為娘，搯姣兒，深山逃竄，見豺狼合虎豹，墮野深山。媽呀那深山莫非就是此山兒哪正吃，杠子穿樹葉，野人打扮。媽呀就是我們穿的者個葉葉兒哪正吃，你該也吃够了，吃野菜，吞黃蘗，以度春天。媽呀好苦兒哪又怎麼還問哦，吃野菜，吞黃蘗，以度春天。哪者還不算苦到冬來

宣講彙編 卷四 白猿獻菜



雪積深寒冷打戰有一回餓幾日命在旦懸媽雪大無吃白猿猴又怎麼下台一見得把娘憫念每日裡敲菓葉送與娘餐媽呀那猿猴他都通人性憐憫我們母子如此者兒哪要曉得者都是天爺有眼如不然我母子命豈保全才希奇說至此娘心痛猶如刀砍說至此娘心疼好似箭穿媽呀來者深山兒有好太於今兒又逃此來兒那時二歲未滿到今朝兒不覺將上七年呢有幾歲了媽親者樣說來兒該萬死實把母太苦了今日裡兒不問娘也不嘆兒問娘者根源不得不言兒長大要立志切莫懶散或耕讀或買賣勤儉為先媽呀得敢不體兒曉母之志嗎要曉得娘當日千磨百難也不枉娘一生含冰茹酸話說光祖聽母言畢放聲大哭叫道母親虧你受許多的辛苦為兒年幼一點不知說罷又哭其母勸曰前事已去不必悲哀光祖

又稟道我母子今日不如下山去看刀兵若息就去找尋我們居址若刀兵未息我母子依舅回到山中其母曰甚善遂照前路下山山下的居民一見母子面色疑為野人欲逐之屠氏哭叙其故時有長者憐之乃邀其家給以衣食又告之曰自去歲康熙皇上發兵平伏吳三桂卽設官安民你母子赴縣呈明自然要給你的種那時就有了居處屠氏依言母子至縣官召至二堂問其始氏將守節避兵的苦情一一訴明縣令聞之亦垂涕嘆曰苦哉人情所難也乃命吏查田與之又以倉穀厚給申文奏於朝廷奉旨旌表屠氏後高壽九十含笑而逝光祖後身榮貴顯配張姓之女接生四子俱光門庭可見天之報施節婦未嘗或爽視前



宣講真經 卷四  
之苦所以觀其行後之福所以崇其報如屠氏之困苦艱難孰有過焉真古今人之不相若也吾願世之有志之婦學他者樣存心法他者樣立志那節孝祠中又多添一個座位榮何如之

紅蛇纏身

昔陽縣有一陳一清其妻許氏是個不守婦道不信善言的曾溺過三個女又身懷有孕一日去舅爺家要遇着幾位宣講先生講的溺女報應他舅娘曉得他溺過女的就勸他務要禁止說某人的溺女報應甚速你快受個戒規以消前過他那裡肯信還說那是宣講生打糊亂說說來駭人的話我溺過三個女偏未見報應我今若是又生女我還是要溺生一個我是要溺一個的看有報應我纔肯信的噪舅娘見他執拗也就不勸了不兩月果又生一女正逢下雪天他咬牙切齒丟在尿桶內見久淹不死又抓起來放在地下用盆蓋定有一個時辰他想該斷氣了去揭開看看那女化了一條紅蛇出來將他纏住駭得許氏魂不附體用手去掀開蛇就張牙來咬無奈只得由他纏住那蛇依舊鑽入懷內吃奶不與他吃就咬許氏就當養女喂一日私與丈夫商量要將蛇振死纔說那蛇就先曉得又要咬許氏無法也就不敢起心害蛇如是一年那蛇漸漸長大是人聞之無不來看那蛇儼通人性凡來看之人是溺過女的蛇就咬被他咬了的歸家不久必死於是人害怕看者漸少及到二年蛇越長大實在嚇人也無人敢進房



去看許氏日夜啼哭向丈夫說總要設法遣去他丈夫做道場演戲許愿超生請人收捉法用籙山禳山難以擒拏主意用完法力使盡那蛇全然不張人說你許講聖諭看何如凡他家宣講那蛇出來在台前盤定靜聽毫不亂動講畢又進房去仍將許氏纏住吃奶他岳父岳母來看與他設一計叫女婿多買雄黃候蛇出來聽聖諭滿房潑起女兒周身敷滿將門鎖定他縱然進去蛇見雄黃骨頭必酥主意已定依樣辦齊那蛇忽然不見他岳父母得意以爲者計用靈過一兩日回至家中一進房去忽見蛇來至他家在床上盤一大堆張口錯牙駭得二老魂散魄消百般哀告那蛇不去此不教女之報一老跪地望蛇而哭曰詎悔不該與女婿設謀定計

把此禍移我家實纔費力自古道害人終是害己者是我自作孽又怨得誰莫奈何我二老雙膝跪地尊一聲外甥兒細聽端的你雖然是虫類該懂道理你本是我外甥原屬親戚論親戚我是你公公一輩你不必在此處把我來欺我雖然與女婿打個主意也無非見我女實在恹悽並未曾起毒意把你害死你何苦找任我盤旋不移你母子有冤仇你各自去冤報冤仇報仇任你去爲我與你潑水飯燒些錢紙我與你做道場三朝一七急忙去莫在此把我駭死我兩個無冤仇那些不依哭畢那蛇那裡肯走就作難了眾人說許講聖諭燒文書看可以遁走於是他家許講聖諭五十台那蛇纔不見了仍回陳家見房門緊閉蛇從地而入見



許氏周身是雄黃那蛇對着許氏吹氣一口許氏就昏迷不醒人  
事周身衣服被蛇咬住扯濫許氏赤剝剝被蛇盤住好不嚇煞人  
也及養到三年蛇越長大一床滿滿許氏此時被蛇盤在床上動  
都動不得他丈夫將門封鎖只留一孔用竹竿與許氏送飯一日  
舅娘來看見如此情形也覺傷心遂說賢姪媳在我家聽聖諭我  
曾勸你你又不信你今日遭此顯報又怎樣下場呢許氏聽見舅  
娘說話想要出來與舅娘見面嘆叙又被蛇纏住遂說蛇兒你將  
娘放了娘與舅娘一會即來那蛇那裡肯放舅娘說你來報冤是  
你正分但你母與我說話你就放他一時也是個無妨的那蛇聽  
舅娘之言纔放了許氏起來一見舅娘守着大哭曰詞見舅娘不

由我雙眼哭壞尊一聲我舅娘細聽開懷想從前我做事不知好  
歹穢寵君觸公婆於理大乖講報應我鄙駁全然不愛因是以溺  
數女用土活埋我只說懶包纏以圖自在生一個溺一個已經四  
回到如今變紅蛇來把我害者場事你叫我怎樣下台望舅娘你  
與我掣個主宰打救我把紅蛇早些遣開舅娘說我勸過你不信  
今日變蛇來找你都是  
報應有个甚麼主宰可憐我被蛇纏已有三載我實係莫奈何無計安排只  
好向你那蛇兒說好話求情看何如叫蛇兒你莫動聽娘分派聽為娘從頭來把話  
分開溺死你雖是娘情理不在也念娘有了你十月懷胎哦姪媳  
你者才  
是話定要如此說方可今日間要把娘苦苦來害害死娘又遂你那點心懷  
娘與你做道場長幡寶蓋娘與你唸經文超你投胎娘與你燒拜



香許愿三載娘與你許聖論講一百台那蛇把頭抬起擺見蛇兒來擺去總是不依

他不允只把頭擺者冤孽解不開又怎下台左思想右思量萬般

無奈尊舅娘叫丈夫快上前來好你耐煩点慢慢求情就是者是我自作孽又

把誰怪我只有一死了以免禍災我死後奴的夫自作主宰莫要

把你的妻長聖心懷勸世人功莫要把女溺壞溺死女者冤仇定

難解開或是兒或是女一樣看待都是你身上肉落將下來切莫

說女命賤丟去在外又莫說無包纏難以安排我也是者樣想把

女殘害到如今纔曉得悔不轉來婦女們快改悔各自謹戒莫學

我許氏女自惹其災許氏哭罷那蛇仍將娘盤住可憐丈夫舅

娘看到傷心及到次日房內未聞動靜丈夫去在窻眼看只見床

上盤住一團現一手一足駭極忙去請娘家來開門視之蛇已不

見見許氏心肝肚肺被蛇吃完一時聞者見者莫不胆戰心驚此

由許氏不信報應六戒犯完大小月污穢灶君兼之溺女心毒是

以灶君化女為蛇以報其冤此顯一人以警千萬人凡溺女者莫

說無報此是時日未到總要以此案為戒可

穢竈奪紀

西安府司德林幼讀詩書頗信陰果素敬神明娶妻林氏不賢心

毒口惡不信神靈專以強辨為能德林恐遭譴報常以善言勸之

林氏不聽常對夫辨曰神靈原在天上受人間的香烟那有閒心

來管我們的控頭事縱然曉得我們有些罪惡大神必有大量



諒必也是不追究的。况泥塑木雕未必認真就靈驗嗎？都是於今的人未見大識面，聽說那裡塑尊菩薩，就去燒香禮拜，難道既爲菩薩，要人燒錢纔有錢用，供飯纔有飯吃嗎？似者樣說，則那些高山冷廟的菩薩，莫人供俸，都會餓壞了。德林曰：神明原不望人供，他若是心好的，就不作揖，不搥頭，菩薩都是喜歡若心不好的，就天天燒錢化紙，將頭搥破，菩薩都是惱恨他的。况焚香炳燭無非表凡人一點心思，譬如世人走好親戚，也要拿個茶菓禮物，方爲恭敬，豈見菩薩就赤手空拳，未必菩薩比你親戚都不如了嗎？所以內裡有番誠心，外面就要有番禮儀，方爲敬神的道理。然神靈原是正直聰明的，只論善惡，不論貧富，只論功過，不論賢愚，善者

降祥，惡者降殃，絲毫都不爽的。有功當賞，有過當罰，早遲俱有報的。你們坤道家眼中不識字跡，胸中未有詩書，一味強辯，自造罪愆，全不怕菩薩報應嗎？林氏又強辯道：菩薩也有靈驗的，也有不靈驗的，曾見火燒廟宇，菩薩怎麼不早走水淹金身，菩薩怎麼不先逃，未必連水火都不能避嗎？德林曰：菩薩豈有不知到此時，精靈早就去了，所存者不過是泥身木像耳。夫妻正說之間，忽見一婦人大呼而來，跪至德林門首，大哭道：「千悔萬悔，悔不該不該，欺神自惹災，只因我兒把病害，服藥不效，淚滿腮，聽說土地神通大，許他裝金把光開，兒病不退，命難待，三魂渺渺喪陽台，疑是土地暗作怪，怒氣填胸誰敢挨，是奴一時心腸歹，怒罵神聖釀禍胎。」



打斷脚手分四塊泥身將來用土埋誰知登時不自在橫身青腫  
頭難抬於今認真蒼天矮欺神滅像是罪魁四體疼痛如屠宰因  
此跪到你家來自願真心把過改特請作疏化成灰念在鄰舍把  
筆代哀懇神靈將赦開 眾位不知者婦人乃金雲氏與司德林  
同溝素不信神因子病危才許土地裝金以求保佑殊子病死怒  
神不靈毀像遭譴來求作疏悔過德林道往回常勸你們婦女敬  
天地禮神明洗澡水莫當天傾屎尿裙莫當天晒恐怕後來要坐  
血河你們一開腔就吵總說我是個孽遭瘟不敬他看又把我怎  
的於今該舉贏了嗎金雲氏泣道司先生哪當初只依着我的恣  
性總說菩薩是假的於今遭了報應週身猶如刀割一般司先生

若不與我作疏我金雲氏斷斷不能活了德林不忍只得將疏作  
起雲氏歸家對土地焚化復裝金身雖免疼痛而兩手足不能動  
作竟成癱疾各位耆書原是講司林氏爲甚麼生出金雲氏受報  
來呢只因司德林素敬神明其妻頑梗難化神故遣雲氏來家以  
彰報應使林氏改過自新誰知林氏見了以爲是雲氏粧瘋學癩  
全然不改每日在灶前咒罵兒女烘烤裙片不論牛屎毛骨一概  
都燒兼之又懶於打掃渣渣草草好似牛欄一般德林見了說道  
你者懶婦人灶屋如此齷齪全不洒掃灶王菩薩怎麼安得身哩  
林氏嚷道見了鬼呀青天白日講鬼話你看見菩薩在那裡他怕  
齷齪不曉得走開些我又未曾請他來呢德林說道神原是不能



看見的那灶就如他的身子一般，有頭有額，有口有臂，不論石灶土灶，有形像就有神靈。管察一家的善惡，每逢月晦庚申，就去奏與上帝，然後降福降禍，所以稱爲人間司命主。天上耳目神妻，若不信，有一篇敬灶歌念來你聽：題起灶原有神，灶神乃是五祀尊。察一家善與惡，一絲一厘走不脫。有善事，奏天庭，加福增壽子。孫榮有惡事，難隱瞞，克灾橫禍疾病纏。奈世人不知曉，任其污穢，不打掃，講報應，全不怕。燒火不燃就亂罵，罵石匠未領教，打出者樣背時灶。丟火筒，擗鐵夾，好似四娘在回殺。小兒便對灶，搗灶門，尿灰無人拘。對灶神來纏脚，一便攢柴梳腦臄，進菜園打濕鞋。灶門立起雙靈牌，封住了灶門口，可憐菩薩打乾嘔，燒牛屎與毛骨。

一時歌唱，一時哭砍骨頭。春海椒，灶頭當做木魚敲，向灶石把刀割。無石就割鍋邊上，煮了飯不收檢。鉢鉢盆盆都堆滿，惡婦人氣性大，眦起眼睛翻小話。狗進來，一火鉗腿，蹣拖起三脚蟾。貓上竈滾水淋，連毛帶皮脫一層。灶臂後幾條溝，黃鱔過路都怕溜。煮飯時就漲水，低頭一看就見鬼。滿屋灰，滿屋草，未曾動脚先踩倒。論穢污實在多，第一罪大怨公婆，欺丈夫，恨妯娌。竈神時刻看着你，定使你人不順，不講口角就害病。不起火就被賊，牛死猪瘟怪不得。勸世人要敬竈，自有吉星頭上照。賜福壽降吉祥，瑞氣千條擁宅場。林氏聽了大笑道：你那些十八扯，只好哄那些蠢婆娘。要我信，除非竈神現了身，我睡倒也信，站倒也信。德林見妻頑傲也。



不與他辨論，只長呼嘆氣而已。於是每日親身打掃，朝夕焚香禮拜，只望將妻感化。誰知林氏見之，反轉笑爲痴癲。德林不採，愈加恭敬。未半年，林氏忽患齒痛，將滿口牙齒盡行脫落，竟成了個吃爛肉的老婆了。德林說他是報他，便吵鬧不休。說道：人老落牙齒，也是常事，你就講是報菩薩與你講過的。德林道：那灶王本願經上說得有，未必是我撰的。林氏道：怎樣說的？講來我聽。德林曰：懲惡品章，天律所載云：其在婦女恃嬌愛心，多負生身，上天定律，雖然減等，亦看成成人後束身如何。若事翁姑，略盡婦道，母家罪案可減三分。若或婦道不修，現在過惡，不容寬恕。母家罪案，加重三等。律載穢手上灶者，受疥癩之刑；灶前沐浴者，受血崩之刑；灶前梳

頭洗面者，受頭瘡落髮之刑；釜甑不潔淨者，受風火眼病之刑；烹調飲食不念老親者，受瘧疾癩疾之刑；陳設時品不先奉翁姑，或私丈夫，或亂與兒女，或信口自食者，受難產墮產之刑；非奉翁姑，非燕賓客，自圖口食，妄宰牲畜者，受懸梁投河短命之刑；毀謗神靈，語言不遜者，受齒落牙疼之刑；拋撒五穀，嬰孩飯食，不留心檢點者，受瘋痰壅閉，咽喉腫痛之刑；好尚奢華，不崇樸素者，受遍體膿瘡，滿身搔癢之刑；心不恬靜，令夫受疾者，受黃腫癆瘵之刑；其於姊妹妯娌姻婭姑嫜，言語是非一切等罪，各有輕重，報應惟不孝翁姑，使翁姑作長夜泣不敬丈夫，使丈夫抱終身恨，不慈兒女，使兒女慘遭枉死，並及恨殺牲畜，打胎溺女等罪，從重加議。刑所



不及以無間地獄註之 林氏聽罷嘆道未見你者書呆子開口  
也在講書閉口也在講經講你爹的脚灣筋要報應早就報了怎  
麼到六十歲來才報哦我要信你那些犁耙經了德林怒道老雞  
婆你鄙駁經典神明鑒察只怕你惡報不遠林氏答道我今年滿  
了六十要利錢了難道還怕死不成嗎夫妻爭論不題再說是年  
林氏滿六十意欲請客做生殺猪宰羊一日與夫商量德林問道  
做生有甚麼益處林氏道人生在世有幾個六十你總講做善事  
全不要回排子隣里都笑你不為人者樣看來掙起錢也枉然了  
德林正色道愚人只想做生我將者生期的道理說來你聽評題  
起那做生事令人可厭噫壽酒也是古禮嗎就生厭哪○古禮也  
只有卑幼與尊長慶祝未聞自己開生的

平白的筵賓客僅用銀錢我常聽你講座上客常滿樽  
中酒不空未必又不控嗎當思想我  
生日慈母受難兒遶生娘遶死苦楚萬端生男育女  
也是常事為兒女當此  
時宜報恩典怎麼  
報法或修齋或作善或救飢寒自作自受  
與親何干雖然是已  
生日默默動念願父母增福壽永享高年於今人忘親恩見識太  
淺他反要傷生命惹罪招愆猪羊生來  
是殺的嗎賓客來迎與送擡頭不算  
人家送了情你叩頭都作難嗎左經營右料理勞碌不堪要做生嘞  
又說得况親戚與家  
族有貧有賤當思想淡泊人送禮甚難他送了禮賺得吃嗎於今  
一百錢來三四個吃四五  
頓他會還聞聽得書柬到魂飛魄散依你講還怕要  
請人招魂梁急忙忙賣五  
谷抵當衣衫他不該莫來○  
不來又不過意依為夫到想出一個主見又是作善  
我還怕不  
得將酒席與費用請上一請請量要  
用許多共用錢多和少將來作善就

宣講真經 卷四 穢電奪紀



是個眾神聖必暗中把你壽添又曉得添不添此道理是一定依我相勸自然要百福臻萬禍齊捐。林氏聽罷說道甚麼作善吝嗇人吓吓都是損錢的主意者個生不做我死都不甘心的德林只得依從。林氏於是遍發書柬前一日鋪毡揭綵鼓樂喧嘩好不鬧熱次日晨早林氏入厨命厨子辦菜立於灶前忽幾個螞蟻爬在身上咬了一口林氏當時痛得哎喲連天忙尋地下只見乾竹上有一螞蟻窩出入千千万萬便夾灶內去燒厨人忙搶出說道司大娘不可螞蟻皆是性命萬物莫不貪生此竹內有千萬性命若能救他必定延壽况蟲蟻入灶臭氣滿室灶君必然要降殃的司林氏大怒道降他媽的海椒秧你們只曉得辦厨我一輩子不信神也

活到六十歲來了，我偏要燒看他會使法說畢將竹復捨入灶內燒了只聽噼噼喳喳臭不可聞林氏被臭氣一薰忽然腦臄發昏仰面跌地猶如死人一般眾人齊來扶之皆不能起手足不時動搖只得儘他睡着飯後賓客齊集火炮喧天來者皆要請林氏登堂拜祝德林不便答應只推有占命人將灶房關掩候客散然後設法解救及至擺席忽林氏爬起大吼一声披頭散髮往外便跑縱步立於棹上一時是自己聲音哭一時是菩薩口氣問他又是怎么麼哭的如何問法聽書道來司林氏到今日追悔不轉哭哀哀悲切切自表罪愆哎呀我不講哦你不講看我不講神惱怒金錘難免眾親友與百客細聽的端我生來不信神又不信善憑我



者一張嘴橫起亂翻眾人問日到人在世時時刻有神察鑒神靈不靈

哪善報福惡報禍果然無偏我總說有神靈那個看見眡起眼講

鬼話大不喜歡你丈夫說的奴的夫將道理與我駁辨我說是懶信

他那些恁言神念在我的夫一生信善又才遣金雲氏顯報日前

那你就該我見了打冷笑毫不胆戰以為是金雲氏假裝瘋癲雲

歸家到歸家去悔了過疼痛方免誰知道脚手癩竟似瘋癲好話

底何如歸家去悔了過疼痛方免誰知道脚手癩竟似瘋癲好話

夫教你敬灶君未曾哪我生平在灶房全不檢點燒穢柴敲鍋灶

污穢百端可憐我夫將敬灶文對我誦念又笑是十八扯難把我瞞

惟有你們不信神的婦人逞夫見我不敬灶朝夕焚獻我笑他書

呆子又迂又酸到底他酸口孽多滿口牙脫成光板恭喜你好

又將本願經解讀一番我不該逞舌辨鄙駁經典那經典你都敢

大的灶府君一聽得怒髮冲冠夫又勸莫做生也是正傳我偏要

宰猪羊結綵鋪毡者到是今忽被螞蟻咬如同錐鑽將蟻窠燒灶

內死得可憐猛然間頭昏悶不能穩站神押我到陰司拷打百般

光是拷打本該活八十四今把壽短削二紀押轉來要對眾言

勸世人將我事抄寫傳徧眾婦女莫學我要改心田 林氏說畢

兩眼圓睜將口咬緊渾身大戰猶如病瘧疾者一般戰慄一會又

忽然大吼一聲說道呢呀不好了冥王將我打入拔舌地獄去了

說罷之時竟從棹上倒下地來氣絕而亡眾客見此情景無不毛

骨悚然而散德林念在夫妻之情亦厚葬之自是德林愈加修德



後壽活九十七歲臨終之時耳目齒髮猶是少壯一般從此案看來司林氏與金雲氏兩婦受報都是由於不信神明不敬灶君不聽勸諭故遭其譴想德林獲其美報由於素日敬灶君有然今之爲婦女者切勿以口舌強辨可也

假齋婁

順慶府廣安州有一余氏幼配楊壽長爲妻家貲平常耕績爲業壽長三十五歲病故遺下二子長名逢春次名逢時年俱幼余氏撫孤守節誓無二心送子讀書決不姑息時加戒飭鼓勵爲二子陸續婚配且本性好善喜的矜孤憐貧周濟三黨朔望會期吃齋鄉黨共稱其賢後長子逢春二十四歲入泮不數年次子亦以州

案進學旋食廩饌時余氏年方四十七八能教子成名人皆以益母比之平日最愛敬神明信神教至此時乃隨眾人入側近觀音廟燒香拜會兼之肯聽聖諭格言素常爲人目不斜視身不妄動口不亂言故對神時虔誠敬謹儼然如在其上一般有一鄰媪朱氏徒知齋口而不知齋心喫齋多年而素行不端况其夫現在生育未絕頭戴觀音斗手纏一串素珠腰以黃繩爲帶每對人合手長揖外貌慈悲心口惡毒有人惹動粘倒就罵有人摘他點小菜咒罵幾日不休一會着人嘆家常總是說人長短敗人名節故人稱爲假齋娘朱氏屢見余氏燒香拜會與眾不同一日同在廟中遂發問曰楊大嫂我看你者們拘謹你怕在惡氣啣你到有兩個



秀才見媳婦也伶俐身當老太太又那些不如意哪你怕是愚老  
公是不是呀嘖嘖余氏說我未曾惡氣朱氏說你未惡氣為甚做  
起那個樣子說也不說笑也不笑好像痴了一樣余氏說吾聽聞  
書上有云奏假無言又云祭神如神在拜會燒香禮該如此朱氏  
又說也未那個像你們樣我且問你到你把你燒香拜會的心  
思說出來我聽看余氏說我無甚心思朱氏說無事怎麼來燒香  
余氏說既如此你且聽嗎○身一聲朱氏嫂你且寬坐你要問我  
燒香聽我漫說我特意問你我燒香不求福不求免禍你想  
仙不想壽只想你怕是為成仙也不是為丈夫拜禱佛座總是想  
亦非想到來世夫哦我問白了你想來世夫女轉男有定數

冥錄不錯或不然要生平善事多作者拜會就是你莫說在拜佛  
就是善果世間上也不少假善婆婆要那們樣對神時須回想自  
已動作或是善或是惡各有好多得清的呀縱然是記不清記  
其大略切莫說拜佛人有甚差訛噫我拜佛人只有奉菩薩為嚴  
師真心改過若不然縱來拜枉把頭磕咳你說的連磕頭不但是  
過難改反要加過者是我拜佛心實對你說 朱氏聽畢口雖不  
言心實不快不但素行不謹更加肆惡後於二月十九晨起喚次  
媳陳氏曰你今日當火頭趕緊些煮飯喫了我好去拜佛於是拖  
根板凳在大門外坐任纏腳繼而說那灶上螞蟻多得很實在吞  
我恨你點起火乾淨燒死他還在梳頭又說你若撮火灰就去借



隔壁張大娘的筍箕莫拿自己的燒爛了哦又分咐長子曰時常  
 有匠人莫得消夜菜你把那鯁魚黃鱸稱得兩秤回來用開水爛  
 死烘倒免得推豆腐乾嗎唧唧呱呱全末歇氣頭方梳畢就罵陳  
 氏不昏水洗臉兒又啼哭又罵陳氏不去抱兒可憐那陳氏跑得  
 脚手不停頭都未梳還罵他懶陳氏因見纏住早飯稍晏朱氏催  
 促無已罵聲不輟走進廚房拿着吹火筒就去抓陳氏那陳氏素  
 常打泊了的見此情景急忙跪下說道婆婆今天要去拜佛暫求  
 恕饒朱氏乃執筒於灶前切齒怒目說你者婆娘我不是要拜佛  
 今早定要你死嘍邊罵邊走走出門外又說阿彌陀佛天老爺怎  
 麼不早些收者懶婆娘實在惹人恨飯後邀張三娘與李二姐去

拜佛行至路途朱氏說道張三娘李二姐我們何不唱幾個新鮮

佛偈子以解一時愁煩朱氏唱道拜佛之心血枯南無今早鯁鱸

未動筋阿彌陀佛如此忍口去禮佛南無佛必指引西方路阿彌陀

佛張氏接口唸道你我齋婆心豈毒南無雞蛋裡頭算出骨阿彌陀

佛只要拜佛肯吃素南無萬禍與爾皆消除阿彌陀佛李二姐聽得

二人佛偈唱得新鮮思想一會隨口唱道三人同行一路修南無那

秧未栽園娃丟阿彌陀佛只要真心把佛候南無缺人罵人罪皆鉤

阿彌陀佛三人唱畢談笑一會始去一路你說媳婦不孝我說嫂

嫂弟媳不賢一路入廟談笑不已時有幼婦入廟燒香朱氏問他

有幾個娃兒幼婦曰我有兩女無兒如今又身懷有孕了朱氏曰



宣講真經 卷四  
你帶者們多女終有何益你看某婦盪女累成勞病某人嫁女  
地賣完又况女大難防辱門敗戶者甚多看來女兒實在不可捨  
阿彌陀佛難道我吃齋拜佛的人還叫人丟女不成嗎話與你說  
明了者回生下來若是女丟也隨你不丟也隨你說罷方去拜佛  
纔磕四五個頭忽然仰天跌倒緊閉牙關不省人事眾人皆驚忙  
抬到齋堂几上半時方醒哎呀一聲說道不好了各善嫂快快來  
聽詞適纔間正在拈香見鬼差走進佛堂一擁來不由分講那樣  
子猙獰非常拿鉄鍊套我頸項拖起跑走得慌忙霎時到幽冥殿  
上閻王爺陰律非常一見我怒氣冲上就罵我假善心狠打四十  
毫不准彈要我勸同會齋娘眾齋娘切莫噪嚷聽我把過惡表揚

我不該缺了孝養待妯娌說短爭長又不該污穢灶上大小月都  
進廚房濕鞋子烘在竈上竈面前遺遺骯髒丈夫前嘴吧又翠估  
任他好像兒郎他怕我心乃快暢又兼之骨肉參商恨胎孕用藥  
毒裏煮茶飯拋撒米糧喂鷄鴨泡雞糞丞米喂猪又熬酒漿好打  
扮艷妝是尙挑花帕字縹兩旁待媳婦良心盡喪每日裡磋磨難  
當一張嘴將他身上見了我如見閻王二十幾就把廟上外面子  
假裝齋娘化功果半入腰囊正五九不扣暈嘗論我心實在難講  
愛罵人道人短長每逢看香會宣講我不聽去淘家常吃了齋殺  
鷄補養造的惡重如山剛想拜佛脚版心癢誰料得今遇無常望  
各位其學我樣把我高到處傳揚使世人各記心上急早改回歸



善鄉。言畢將右十指，盡入口內，亂嚼，眾人皆住，指落舌亦斷矣。大喊哎喲一聲，七孔流血而死。其子得信，拾回楊余氏，從此更加敬謹，勉勵兒媳，後八十五歲，孫子滿堂，富貴雙全，無疾而終。死後三日，同鄉一富家生一男，左掌有楊余氏女轉男身七字，四鄉傳聞。逢春弟兄往觀，小兒一見，連啼三聲，弟兄不覺淚下，扯手看，淚滴掌中，字形隨滅。後兩家遂結為姻，往來和好。其子諒必後來富貴雙全，此道光二十四年事也。從此看來，不吃齋菩薩不怪，若要吃齋，定要齋心。凡吃齋拜佛者，切莫學朱氏，湏學余氏，如此則不求福而福自無疆矣。







